

权力意志

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DER WILLE ZUR MACHT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
张念东 凌素心 译

尼采后期思想文集
Friedrich Nietzsche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R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Friedrich Nietzsche

第二节

〈760〉

我们要像大自然那样，无所顾忌地去处置大众：因为大众要保存这个种类。

〈966〉

与动物不同，人在自己体内培植了繁多的彼此对立的欲望和冲动。借助这个综合体，人成了地球的主人。——道德，在这个欲望繁多的世界中乃是带有地域局限的等级制的表述，以致人不因欲望的冲突而灭亡。因此，起主导作用的欲望就去削弱它的对立面，将其变为替主要欲望活动提供刺激的冲动。

最高级的人也许欲望也最繁多，而且，相对而言维持的时间较长，也最高级。事实上：在植物人兴旺发达的地方，人们会发现强烈相对运动着的本能（例如：莎士比亚），不过是有节制的。

〈983〉

要培养统治者的道德，而这些道德有朝一日会主宰统治者的善意和同情心。伟大驯育者的道德（原谅敌人等于儿戏），要提高创造者的欲望——不再是雕凿大理石！——试把那些人的特殊身份和权力地位同迄今为止的王公贵胄相比较，把罗马的凯撒同基督精神相比较。

〈875〉

比较高级的人和群畜之人。假如没有半人，那么我们就把前代的伟人奉为半神或完神。因为，宗教的出现证明，人类对人已经不感兴趣了（“女人也不能使我发生兴趣”，用哈姆雷特的话来说），或者纠集一群人，希望他们象议会一样起到专制统治的作用。

专制，这是伟人的特性：因为伟人要愚化庸众。

〈285〉

我教导你们说：群畜试图保存一种基本类型，并且阻止两种倾向，即防范各种蜕化变质分子（罪犯等等），防范标新立异者。群畜倾向维持现状，它们心里没有丝毫的创造精神。

仁慈正直的人带给我们的是舒适的感觉（与伟大的新人提出的紧张恐惧之感完全相反），是我们个人的安全感和平等感。因为，群畜在这方面美化了自身的群畜本性，并感到心安理得。有人用最优美的言词来形容这种“惬意感”作出的判断——于是产生了“道德”。——但是，人们注意到了群畜对一切真正的人的憎恨。——

〈997〉

我教导说：人有高低贵贱之分。也许，某个人能为人的这种生存辩护千年——即一方是丰满的、充盈的、伟大的完人，另一方是无数不完整的、不健全的人。

〈984〉

灵魂的伟大同精神的伟大是不可分割的。因为灵魂的伟大包含有独立性；但假如没有精神的伟大，就不会允许存在灵魂的伟大。后者会引起灾难，即使是出于善意和正义感。劣等的精神应当俯首听命才是——因为它们无伟大可言。

〈602〉

这远景式的世界，这对于视觉、触觉和听觉来说是虚假的世界，就是对于更敏锐的器官来说也是虚假的。但是，假如我们改进我们的器官，那么这个世界的可认识性、概括性、可行性和美感就开始消失了。正如回顾历史的进程，美感就不存在了一样。目的的编排本身就是一种假象。够了，我们了解愈肤浅、愈粗糙，世界也就表现得愈有价值、愈确切、愈美、愈有意义。体察得愈深入，则我们的估价也就下降得愈厉害——简直近乎毫无意义！创造了这个有价值的世界的是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等于认识到，崇敬真理乃是虚幻假象的结果——认识到，人们更应当去崇敬远远超过了真理的那种创造、简化、成形和虚构之力。

“一切都是虚假的！干什么都行！”

只有当目光呆滞，希望变得简单时，美的和有价值的东西才会出现：也许本来就是如此。

〈495〉

假如“不可欺骗^①”这一戒条受到驳斥，则真理就不得不当着另一个法庭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了——作为保存的手段，作为权力意志。

①见《圣经》：《利民记·戒民数例》。——译者

就像我们爱美一样，它也是创造性的意志。两种意义并存；现实的含义就是，以按我们的爱好创造事物为目的来获取权力的手段。对创造和改造的爱好——原始的爱好的！我们只能认识我们亲手造就的世界。

〈1046〉

1. 要牢牢地保护我们的感官，保持对它们的信仰——而且接受它们逻辑的判断！迄今为止，哲学对感官的敌意是人最大的荒唐！

2. 我们乐于继续建造一切尘世生物赖以生存的现存世界，就象现在那样的（持久地、缓慢地运动着），——我们无意把它视为假的东西！

3. 我们的估价有助于建造的进程；它们起强调的作用。一切宗教都说："一切都是坏的、假的、恶的！"这种对整个进程的攻击只能出自败类之口！

4. 当然，败类受苦最深，因而也最敏感！知足者没有价值吗？

5. 我们必须了解艺术的基本现象，它叫作"生命"——即创造精神，它在最不利的逆境中从事创造：以最缓慢的方式——必须首先重新拿出证据，证明它的一切组合体：因为它坚持不懈。

〈178〉

一个教主也许微不足道——就像一根火柴，如此而已！

〈940〉

不可过份的学说，这要向实力雄厚的强者求教，——而不是向平庸之辈求助。节制和修养只能是高度的一个阶梯："金子般的本性"则站得更高。

"你应"无条件地服从，斯多葛主义那里，基督教和阿拉伯教团那里，康德哲学那里都这么说（至于是服从上司，还是服从概念，那是无所谓的）。

比"你应"更高一级的是"我要"（英雄人物）；比"我要"更高一级的是"我是"（古希腊诸神）。

野蛮人的诸神只字不提对尺度有什么兴趣——他们既不简单，也不轻松，更无节制。

〈999〉

等级制：决定价值、指导千年意志的人是最高级的人，他的方法是引导人的最高本性。

〈870〉

一切弊病的根源：逆来顺受、贞洁、忘我和绝对服从。这些奴隶道德竟然取得了胜利。因此，统治的天性被斥之为：1. 伪善；2. 味良心——创造性的天性自认为冒犯了上帝，惶惶然不可终日，被永恒的价值紧箍着。

野蛮人表现出他们没有节制能力。因为他们害怕和咒骂天性的激情和欲望——治人的帝王和各阶层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怀疑出现了，是否一切节制都是软弱的表现，或者都是老化和疲沓的开端（因此，拉罗斯福哥也怀疑，"美德"在那些被恶习弄得不再有任何乐趣的人们那里，是否也是一句漂亮话）。节制本身代表艰苦、自我强制和禁欲主义，是同恶魔的斗争等等。对节制的美学天性的天然快感、对节制美的享受被忽略了，或者遭到了否定，因为人们想要一种反幸福论的道德。

迄今为止，人们不相信节制会带来快乐——即骑士在烈马上驰骋的快乐！把软弱天性的适中同强者的节制混为一谈！

总而言之：最美好的东西被褻渎了，因为弱者，或称放肆的猪猡，给它们投上了一层阴影——最优秀的人湮没无闻了——而且他们也经常误解自身。

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权力意志

第四节

〈94〉

骑士精神乃是权力赢得的地位。这种精神的日趋瓦解（一部分转移到了更广泛、更市民化的领域里去了），在拉罗斯福哥那里我见到了一种对高尚气质的真实冲动的认识——和黑暗的基督教对这些冲动的低劣评价。

法国大革命使基督教得以延续。卢梭①是个骗子：因为他又一次解放了妇女。从那时起，对女人的描写愈来愈有意思了——受苦的。后来则是奴隶和比彻-斯托夫人②然后是穷人和工人。然后是染恶习者和病夫——所有这些人都被推上了前台（五百年来，为了让人们支持天才，历来都把天才描写成忍辱负重的人）。然后是对一切快感的咒骂（波德莱尔和叔本华）；坚决主张权力欲乃是最大的恶德，认为道德等于廉洁奉公，绝对正确；“人人幸福”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它就是基督的天国）。我们正走在通向这个目标的光明大道上：因为，穷人的精神天国已经拉开帷幕。——中间阶梯：资产阶级（暴发户的结果）和工人（机器的结果）。

①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著有《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等。——译者

②哈里特·比彻-斯托（1812-1896）——美国女作家，主张解放黑奴，著有《汤姆叔叔的小屋》。——译者

试比较希腊文化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文明。前者坚定不移地信仰自身，后者游手好闲阶层使自身陷于困境，因为后者习尚自我克制。形式上的权力造就了自身的意志。幸福，被认为是目的。礼仪后面隐藏着力和能。享受貌似轻松的生活——在法国人看来，希腊人就像孩子。

〈506〉

第一影像——必须说明记忆中影像的形成。然后才是用来形容影像的词汇。最后形成概念，只有产生了词汇，才会生出概念——许多画面集中起来，成为非直观的、听之有声的总体（词汇）。“词汇”带来的少许情感同画面的景色类似，就用一个词来表达。——这些简单的情感就是共性即概念的基础。应该把这些微弱的情感视为相同的东西，同是基本依据。因此，在判定这些情感时，这两种近似的情感极易混淆；——然而，谁来判定呢？每个情感中，信仰是主要的。因为，肯定，乃是第一个明智的行为！“把事情当真”乃是开端！然而，我们还得解释“当真”的来历！在“真”字的下面隐藏着什么样的惊人之举呢？

〈958〉

我在为一种尚未出世的人写作：“地球的主人”。

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中间不管是谁，只要可能，都想成为人类的主人；有可能的话，最好是当上帝。”我们中间一定会再度出现这种信仰的。

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

〈982〉

我们应当在战争中学习：1．把死亡同我们为之奋斗的利益联系起来——这使我们受人敬仰；2．我们必须学会付出牺牲，把我们的事业看重到不惜人命的程度；3．我们必须执行铁面无情的纪律，允许自己在战争中使用暴力和计谋。

〈1029a〉

我已经提出了对如此可怕的事物的认识，因此，一切“伊壁鸠鲁①式的享乐”都是不可能的了。在这里，唯有酒神狄俄倪索斯的欲望才顶用：我是发现这种悲剧性东西的第一人。希腊人，由于道德肤浅而误解了它。

①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1）——古希腊哲学家，斯多葛主义的代表人物。——译者

〈908〉

行动之前要作大量的工作，这我们是可以想见的。然而，总的说来，慎重发掘现有条件乃是最佳和最实际的行动方面。前所未有的铁腕人物乃是创造实际条件的前提，正如偶然性的情况一样。贯彻和实现个人的理想，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理解了人的天性即人类最崇高的榜样的来源的人，面对着人类发抖，并且无所事事，这是陈陈相因的

估价的结果！

人的天性是邪恶的，我听到这样的话感到安慰：因为这保障了力

〈31〉

比我们的时代更善于思索和更不善于思索的时代，历史上都曾出现过。比如，佛祖出世的时代。那时，民众本身，在经历了数百年教派争吵之后，深深跌入哲学论争的深渊，就像欧洲各国一时陷入了宗教教条的繁文缛节一样。起码，人们会受到“文献和报纸”的蛊惑，会夸大我们的“时代精神”；无数招魂术士和以种种英国杜撰为特征的、与不堪入目的体操训练为伍的基督教，为人们提供了更加新颖的观点。

欧洲的悲观主义仍处于幼稚状态，这就是一个反证。悲观主义还没有达到它一度在印度达到过的那种如饥似渴的程度，即呆滞的目光透出虚无。因为，它仍旧是过分“现成的”，而不是“演化来的”东西，过分学究式的、诗意的悲观主义。我的意思是，其中大部分是臆造的、杜撰的和所谓“创造出来的”，而非“原因”。

〈57〉

我的朋友们哟！我们年轻的时候，日子是艰难的：我们甚至像忍受重病的折磨一般挨过了青年时代。这是我们出世的时代使然——一个内部衰退、分崩离析的时代。这个时代着意与青年人为敌。分崩离析，也就是说，不稳定状态乃是这个时代的特点：没有什么扎实的，是以坚定的信仰为基础的；大家为明天而活着，因为后天令人怀疑，在我们行进的轨道上，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危险的，而且，现在承载着我们的这块冰面，已经变得非常稀薄了，以致我们已预感到暖风消融冰雪的不祥气息——在我们行进过的地方，转眼之间已无人迹！

〈128〉

我还没有发现令人气馁的理由。获得并保持着强大意志的人，同时也是胸襟开阔的人。有利的时机，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原因在于，在民主的欧洲，人人的可驯性变得很大。学习不上劲的人，也是随遇而安的人，这是定例：聪明伶俐的群畜已充下陈。发号施令的人，譬如，我想到了拿破仑和俾斯麦，他们是会找到唯命是从的人的。同强而蛮的意志争斗是无益的，因为障碍过多。象兰克和瑞南^①这样意志薄弱的“客观性”绅士们，任何人都能把他们打翻在地！

①恩斯特·瑞南（1923-1892）——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理论家，著有《科学的未来》、《宗教史研究》等。——译者

〈420〉

我无意说服谁去信奉哲学，因为哲学家应该成为一种稀有植物，这样说是必要的，或许也是合意的。没有再比说教般地赞颂哲学——就像塞内加^①和西塞罗^②那样——更使我反感的了。哲学同美德不相干。我冒昧地说，甚至科学家同哲学家都有本质的区别。——我恳切希望：“哲学家”这个纯真的概念不致全盘毁在德国手里。在德国，五花八门、不伦不类的东西如此之多，它们都把自己的败类行径依托在盛名之下。

①鲁齐乌斯·安涅乌斯·塞内加（公元前4-公元65）——罗马哲学家，作家，斯多葛主义者。——译者

②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罗马著名政治家和演说家。——译者

〈976〉

为什么哲学家少有成就，因为决定着他们存在的条件一般都具有毁灭他人的特性：

1. 哲学家必须具备无比众多的特性，他必须是人的缩影，必须具备一切人的高等和低级的追求：内心对立的危险和自我厌恶的危险：

2. 他必须具备多方面的好奇心。因为，有分散的危险；

3. 极而言之，哲学家必须公正诚实，但同时深入爱和恨（非正义）；

4. 哲学家必须不仅是旁观者，而要成为立法者：法官和被告（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乃是世界的缩影）；

5. 他必须形式繁多，又要坚定强硬。他必须随机应变。

第六节

〈496〉

谈谈认识的多样性。应当追溯认识同其他许多事物的联系（或同其他种类的联系）——即要了解他人的“认识”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了解和认识种类的过程受着生存条件的影响。有人认为，除了保存我们的那些种类之外我们不可有别的理智，这是一种极端轻率的结论。因为，这种事实上的条件，也许只是偶然的，根本不是必然的。

我们的认识器官，不是为“认识”设置的。

〈907〉

要是我们能够预见产生最高价值的人的最有利的环境，那该多好！这是件异常复杂的工作，而且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此，不要太热衷了！——这是怀疑主义。——相反：我们具有提高勇气、增长见识、提高严肃性、加强独立性和责任感的能力；我们也有能力改进天平的精密度，并且期待有利的偶然事件会助我们一臂之力。

〈259〉

有种观点认为：尽管估价很多，但涉及的目标是确定的：即维护个人、团体、种族、国家、教会、信仰和文化。——由于人们忘记了，世上只有一种远景式的估价，所以一切彼此抵触的价值因而也就是彼此矛盾的冲动，有可能汇集在同一个人身上。这是人身上病态的表现；相反，在动物身上，一切现有的本能都充分满足一定任务的需要。

然而，这种充满矛盾的造物本身就是伟大的认识方法。因为他摸到了肯定和否定的理由，他奋而追求正义——为的是理解善与恶的彼岸的估价这样一种方法。

绝顶聪明的人，因而也是矛盾百出的人，他似乎具有感知一切人种的智慧的触角器官。因为他发出的洪亮的谐和音响即高度的偶然性，也回荡在我们中间！这是一种行星式的运动——

〈834〉

假如人们认为，艺术家的天才就在于在规范指导下的最完美的自由，就是以克服难关作为神圣的快意和轻松，那么奥芬巴赫^①比瓦格纳更有权获得“天才”的称号。瓦格纳沉闷而滞重。因为完美的放纵时刻对他来说是格格不入的。而这个丑角奥芬巴赫，差不多每场滑稽演出中都有五六次这样的时刻。不过，人们也许会把天才理解为别的什么。

①雅克·奥芬巴赫（1819-1880）——法国作曲家，古典轻歌剧的奠基人之一，作曲有《地狱中的奥菲欧》、《美丽的海伦》、《巴黎的生活》等。——译者

〈408〉

哲学家缺乏什么呢？1. 历史意义；2. 生理学知识；3. 旨在未来的目的——即不带讥讽言词或道德谴责的批判能力。

〈1043〉

为了重新发现联系的纽带，要花费几千年的时间，这不足为奇——几千年，这算不得什么！

〈987〉

塑造人的最伟大和最崇高的形象，这是难于成功的。因为，哲学的历史出现了数不清的败类、不幸的事例和节奏缓慢的步履；其间经历了数千年之久，岁月扼杀了获取的东西；联系一再中断。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最高等人和睿智者的历史。——最易受到伤害的，正是伟大人物的记忆，因为半成功者和败类会误解他们，并且用那些人的“成就”来打倒他们。每当奏“效”的时候，庸众便粉墨登场了；下层人物和精神空虚者议论纷纷，而对深知人类的命运在于实现最高等的种类的人则不堪入耳。——我从孩提时代起就思考过智者的生存条件问题，并且无意隐瞒我的愉快的信念，即智者有可能在欧洲再次出现——也许为时不会很长。

〈503〉

整个认识器官，都是起抽象和简化作用的——不用来认识事物，而是驾驭。“目的”和“手段”就像概念一样，都是远离本质的。人们用“目的”和“手段”来驾驭过程（——人们发明一种可以把握的过程），不过，人们利用了构成事物过程的“概念”。

〈4 7 6〉

"意识"——设想的观念，设想的意志，或设想的情感（只有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它很肤浅？因为，我们的内心世界也是"现象"！

〈8 5 4〉

这个具有普遍选举权的时代，即任何人都无权批评任何人、任何事的时代，我认为当务之急乃是重建等级制。

〈4 2 1〉

我必须创立哲学家的崇高理想。学习无用！学者乃是认识王国的群畜。——学者从事研究，这是因为他受命这样做，是因为在他以前，别人就是这样做的。——

〈4 9 7〉

我认为，最受崇拜的先验"真理"，仅仅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臆测；譬如，因果关系，这一规律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习惯，它被笃信到如此程度，以致不信奉它就有灭种之灾。然而，正因为如此它才是真理吗？多么离奇的推论！好像人类还活着这个事实就此得到了真理的证实似的！

〈5 9 1〉

要求"确凿的事实"——认识论：其中有那么多的悲观主义！

〈1 0 5 5〉

在这位哲学家看来，悲观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学说、狂热的虚无主义也许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是强大的压力和锤头，他能用以消灭和摧毁衰败的和行将灭亡的种族，他可以为新的制度开道，或劝告那些自甘衰败和行将灭亡之人，了此一生！

〈9 4 3〉

什么是高贵？

——是最浅薄的谨小慎微。因为这种谨慎是有严格界限的、授受不亲的、难以混淆的。

——是言词、衣着、举止方面的轻率表现。斯多葛主义的严肃和自我强制能够防止一切不谦虚的好奇心。

——是迟钝的步伐，呆滞的目光，世上没有什么更有价值的事物。因为，它们出现了，并且希望自身变得有价值。所以我们难于出现惊奇的感觉。

——是忍受贫穷和寒酸乃至疾病。

——不沽名钓誉，不要相信轻易夸奖人的人！因为夸奖人的人自以为懂得他所要夸奖的东西：然而要明白——巴尔扎克^①，这个典型的急功近利者吐露了心曲——知道也就是无所谓。

①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著名作家，著有《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和《人间喜剧》等。——译者

——是我们对人心可知性的怀疑的加深，对我们来说，孤独感不是选择的，而是天赋的。

——是深信人们只对门第相当的人负有义务，对其他人的态度可任意而为。因为，深信只有在门第相当的人中间才能期望有正义感。（真遗憾！这不是一时能实现的。）

——是对"天才"的讥讽和嘲笑，即相信只有天生的贵族才具备道德。

——是总认为自己应当受人尊重。因为，尊重他的人难得出现。

——是总爱乔装打扮。因为，人的本性愈高尚，就愈需要隐姓埋名。假如真有上帝，那么，出于礼貌，他只应装扮成世俗人的形象。

——是具备过闲适生活的能力，能绝对相信，但凡有一门手艺总归不丢人，但肯定有损于高贵。不论我们多么尊重和肯定"勤奋"，但我们不是从市民意义上评价它的，也不同于那些贪婪成性、说东道西的艺术家们的作法，因为，他们就象老母鸡，咯咯咯咯，下个蛋，再咯咯咯咯。

——我们保护艺术家、诗人和但凡有一技之长的大师。但我们比这些只会干事的"生产性的人"更高等，我们可不要同他们混为一谈。

——是对各种形式的兴趣；乐意袒护一切形式的东西，坚信客套是最大的美德；怀疑一切自行其是的种类，包括一切新闻自由和思想自由，因为这样会导致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对女人的兴趣乃是一种也许更渺小的而细腻轻盈的类型的兴趣。同那些朝日热衷歌舞、酗酒和梳妆打扮的人邂逅够多惬意呀！她们叫所有如饥似渴深沉强烈的男性灵魂着迷，而后者是肩负大任的人。

——是对王公和僧侣的兴趣。因为，一般来说，他们坚持对人的价值差异的信仰，连评价过去方面也是如此，至少是象征性的。

——是沉默的本事：但在听众面前对此只字不提。

——是忍受长期的敌意：因为缺乏轻松谅解的力量。——是厌恶煽动、“启蒙运动”、“和谐”和鄙俗的亲昵。

——是对宝贵东西的积累，对高等的和吹毛求疵的灵魂的需求：不要任何平常的东西，只想要自己的书籍，自己的景致。

——我们要奋起反抗坏的和好的经验，一定不让它们普及得过快。个别人：假如个别人具有自命为规范的坏的审美，那么我们反对个别人就是很滑稽的事了！

——是我们热爱幼稚和幼稚的人，只把这些人当作旁观者和高等人；我认为浮士德和他的甘泪卿①一样幼稚。

——是我们不怎么看重善良的人，因为他们是群畜。我们知道，在最坏的、最恶的、最冷酷的人中间，常常隐含着一滴无法估量的善的金汁，它胜过娇嫩灵魂的一切单纯的伪善。

——是我们不认为，我们种类中的人的恶习和愚蠢行为该受到谴责。我们知道，我们是难于得到承认的，我们完全有理由使自己登上显赫的地位。

①歌德的《浮士德》中的女主角。——译者

〈1064〉

均衡状态，根本就没有过，这说明它是无法实现的。但在不确定的空间，也许会有。在球状空间也是如此。空间的结构乃是运动的原因，其实，也就是一切“不完美性”的原因。“力”、“安定性”和“均衡”之间勾心斗角，而力的数量（即大小）是固定不变的，但力的本领是有流动性的。

要驳斥“超时间性”。当力达到某一确定的时刻，就具有了一切力重新分配的绝对条件：力，不可停滞。“变化”属于本质，因此，时间性也属于本质。这样一来，只不过是在概念上再一次设定变化的必然性。〈603〉

我们知道，幻想的破灭不会产生真理。而只要多一分“无知”，就意味着“虚空”的扩大，意味着我们“荒漠”的增长——

〈978〉

只有在同某个统治等级相联系的情况下，才会有新的哲学家产生，他是这个等级的最高精神体现。伟大的政治即将统治全球，迫在眉睫；应当制定必要的原则。

〈979〉

基本思想：必须首先确立新的价值——我们少不了它！对我们来说，哲学家必须是立法者，即新的种类。（情形就像驯育迄今为止的最高的类——譬如希腊人——那样。必须有意识地创造这个“偶然”的种类”。）

〈422〉

对哲学家的迷信：人们把他们混同于科学之人了。好像价值就藏在事物中，只要把握它们就行了！在现有价值的影响下（譬如他们憎恨光明、肉体等等），他们研究的进展程度如何呢？叔本华同道德有关（嘲弄功利主义）。到头来，这种混淆竟然发展到把达尔文主义都看成了哲学：因此，统治权现在就落到科学之人的手里了。法国人就像泰纳一样，他们在没有掌握价值标准的情况下去寻求，或自认为在寻求价值。拜倒在“事实”脚下，他们是崇拜的类型。其实，他们是要取消现存的估价。

要解释这种误解。发号施令者世间少见，因此，他们就会误解自身。首先，人们想摆脱一切权威，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在德国，评论家属于觉醒男性的历史。像莱辛①等等（拿破仑论歌德）。事实上，这一运动为德国的浪漫主义所挫败。因为，德国哲学家的名声同浪漫主义有关，似乎它消除了怀疑论的危险，似乎它会证明信仰。在黑格尔身上，这两种倾向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为，归根到底，他总结了德国批判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事实——即辩证的宿命论，不过，这乃是出于对精神的尊重，实际上是哲学家向现实低了头。批评家要干的事呢：没有了！

①莱辛（1729-1781）——德国作家，评论家和哲学家，18世纪启蒙运动者之一。——译者
随着叔本华的出现，哲学家确定价值的使命开始萌生，不过始终受幸福论的支配。这是悲观主义的理想。

〈463〉

我的先驱是叔本华。我深化了悲观主义，并通过发现悲观主义的最高对立物才使悲观主义完全进入我的感觉。

继而是：上层的欧洲人，伟大政治的先驱。

继而是：希腊人及其起源。

第七节

〈263〉

弄懂和揭示道德问题——我看这似乎是新的使命和大事件。迄今为止，发生在道德哲学中的事情，我概不承认。

〈424〉

科学性是伪善的——人们在科学尚不流行的地方，一定不要冒充科学精神，但是，真正的研究者也要装出对尚不时兴的方法的虚荣假面。我们也不应用演绎法和辩证法的错误编排来歪曲人们从不同角度看待的事物和思想。因此，康德用他的“道德”歪曲了他内向的心理嗜好；新近的例证是赫伯特·斯宾塞的伦理学。——我们的思想是怎样从头脑中产生的，我们不应该隐瞒和歪曲这些事实。最深奥的和取之不尽的书籍，也许始终具有巴斯噶思想那样的格言和突兀性的东西。驱动力和估价早就处于表面之下了；最先出现的是它们的影响。我反对一切虚假的伪善的科学性：

1. 指论证的方法，假如它不符合思想起源的话；
2. 指对方法的要求，而这些方法在特定的科学时代根本不可能产生；
3. 指对客观性的要求，也就是对冷酷的、无个性的要求。在这里就像进行一切估价那样，我们用两个词来叙述我们自己和我们内在的经历。世上有种种可笑的虚荣心，譬如圣-伯维^①，他终生为之愤懑的是，他确实在“赞成”或“反对”方面表现过一些温情和激情，要是他乐意将这些事实从他的生活中抹去该多好！

①圣-伯维（1804-1869）——即夏尔·奥古斯丁，法国文艺批评家，作家。——译者 〈899〉

我们的心理学家们，他们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直盯着意志衰退的征候，他们一再告诫我们不要相信精神。人们只是注意精神所起的软化、娇纵和不健康的影响；但是，现在将要出现新的野蛮人：

玩世不恭者；

诱惑者；

征服者；

精神的优越同安逸和充沛的

精力的统一。

〈658〉

1. 有机的职能不过是基本意志的形式，即权力意志。——再从它分离出来。
2. 权力意志专门化为谋生图存，谋求财产、工具、奴仆（俯首听命者），谋求当统治者：人体就是例证。——强大的意志指挥软弱的意志。除了为意志而意志之外，根本不存在别的什么因果关系。用机械论是解释不了的。
3. 一切生物都有思维、情感和欲望。与下列事物不同的欲望是什么，即用某种障碍刺激权力感（比用有节奏的抑制和反抑制来得更强烈）——结果造成波浪起伏的运动。这样说来，一切快乐都包含痛苦，这是不难理解的——假如快乐很大，则此前的痛苦就一定很长，整个生命的弓弦一定绷得很紧。
4. 精神的职能。塑造意志，同化意志等。

〈967〉

人们是否有权把一切伟人都看成恶人呢？不必拿个人来举例。他们常常会玩弄一手高超的捉迷藏，以致他们也会举止高雅，仪表堂堂。他们常常郑重其事地崇尚美德，严于律己，不过，这是出于残酷——诸如此类的现象，常常使人上当。从长远来说，有些人对自己的理解有误：伟大的使命向精良的质量挑战，例如正义感。根本的东西是：最伟大的人物也许具有伟大的美德，不过，紧接着就是美德的反面。我认为，正是对立的存在，对立的情感，才会产生伟人，这张满弦的弓。

〈132〉

我们成了善良的欧洲人。用什么来区分我们同爱国者呢？第一，我们是无神论者和反道德论者。但是，我们首先支持群畜本能的宗教和道德，即利用这些东西来准备一类人，这类人总有一天会落到我们手

中，这类人实际上肯定渴望落入我们手中。

善与恶的彼岸。——我们一定要无条件地严加保护群畜道德。

我们要保留几种非学不可的哲学；有时，悲观主义哲学可当铁锤；欧洲的佛教也许不可缺少。

我们也可以支持民主主义倾向的发展和成熟。因为它有助于意志的软化。我们把“社会主义”看成肉中制，它叫人坐无宁日。

对各国人民抱的态度。我们的成见在于我们重视杂交的成果。

旁观、富有、强大。嘲笑有关的“报界”及其文化教养，我们担心科学之人成不了文学家。我们蔑视任何同读报或干脆为报纸撰稿相适应的教育。

我们采取（歌德、司汤达一样的）令人出乎意外的态度，把我们的经历强调为前景，以使我们受自身背景的欺骗。我们自己要等待，并且防止为此心神不宁。这些经历对我们只起旅人借宿的客栈的作用。——我们要谨防宾至如归之感。

我们先于周围的人有了一种意志原则。把一切力量都用在了发展意志力上了，这是一种允许我们戴假面的艺术，一种能够理解激情的彼岸的艺术（有时也就是“超欧洲人”思想）。

这就是成为未来立法者和地球主人前的准备工作。假如我们不行，起码我们的孩子能行，这是我对婚姻的基本想法。

〈956〉

驱使群畜发展的同一条件，也会驱使元首动物的发展。

〈108〉

德国人现在还不成气候，但他们正变得有所作为。他们还没有文明，——就是说，他们还可以没有文明！——他们现在还什么都不是。也就是说，他们是万花筒。他们得有所作为：也就是说，他们有朝一日不再是万花筒。根本说来，后面提到的这种情况还仅仅停留在愿望上，甚至还看不到希望。幸而人们可以在愿望中生活。意志的事业，劳动的事业，驯养的事业，驯化的事业，似乎也是愤怒的事业，渴望的事业，艰难的事业，不快的事，痛苦的事业，说实在的，——简言之，我们德国人想要求自己干些别人还未曾想到过的事情——我们想干的事比这还要多！

比今天德国的“教养”更好的东西，将属于我们今天尚且还不是的德国人；所有生成中的人，要是感知到这个领域中的满足、无聊的“安逸”，或者“自我陶醉”，一定会大发雷霆。这是我的第二个原则。我至今没有改变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129〉

思想启蒙运动，是一种必要的手段，使人变得更无主见、更无意志、更需要成帮结伙。简言之，在人们中间促进群畜的发展。这也就是过去一切伟大的统治艺术家（中国的孔夫子、罗马帝国、拿破仑、教皇，当这些人同时将目光扫向世界，并且毫不掩饰地追求权力的时候），在以往统治本能的极盛时期，他们也利用过思想启蒙的原因。——或者，起码允许人有行动自由（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那样）。民众在这一点上的自我蒙蔽，譬如在历次民主运动中，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在“进步”的幌子下，会使人变得更卑贱，使人变得更顺从统治！

〈91〉

继启蒙运动而来的仍然是郁郁不振和悲观主义的影响。1770年前后，人们就已觉察到正气在下降。女人，以她们群起为美德张目的本能认为，非道德性要为上述状况负责。伽里阿尼说得中肯，他引用了伏尔泰的诗句：

“一个快活的精怪，

胜似一种无聊的情感。”

假如现在我设想伏尔泰，甚至伽里阿尼（他是更加深刻的人）——生在启蒙运动之前的若干世纪：那么，达到抑郁时期的路程该是多么遥远！我及时发现了德国和基督教的偏执以及叔本华、莱奥帕蒂①悲观主义的错误后果，并且寻求过最符合原则的形式（——亚洲的——），这会叫人感到遗憾的。不过，为了经得起这种极端的悲观主义（我的《悲剧的诞生》对此不时有所表露），为了在“没有上帝和道德”的世界独自生活，我必须臆想出我的对立面来。也许，孤独的人为何会发笑，我心里最清楚。因为他深受折磨，以致他不得不发明笑。这个最不幸、最伤感的动物，同时也是最欢快的动物。合情合理。

①伽科莫·莱奥帕蒂（1798-1837）意大利厌世派诗人。——译者

〈659〉

要以肉体为准绳。——假如“灵魂”是一种吸引人的和神秘的思想，那么哲学家们当然有理由同它难解难分——而今，哲学家们学着把它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因而它变得愈发诱人了，更加神秘莫测了。这就是人的肉体，一切有机生命发展的最遥远和最切近的过去靠了它又恢复了生机，变得有血有肉。一条没有边际、悄无声息的水流，似乎流经它、越过它、奔突而去。因为，肉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无论在什么时代，相信肉体都胜似相信我们无比实在的产业和最可靠的存在——简言之，相信我们的自我胜似相信精神（或者叫“灵魂”，或者不叫灵魂，而叫主体，就像现在学校里教授的那样）。灵机一动，就认为他自己的胃是异己的、有点神性的，这种人从来没有过。但是，却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天启的”，认为自己的估价“受之于上帝”，认为自己的本能是朦胧行为——人类的历史充分证明人的这种嗜好和审美。现在，尤其是艺术家，当他们被问及他们杰作的成因和实现最佳构思的方法，问及他们的创作思想来源时，往往不知所措，诚惶诚恐，迟疑不决。因为，别人问及这类问题时，他们的神情倒有几分孩子般的腼腆，他们甚至不敢说：“这是我的灵感、我的手创造的”。——相反，就是那些出于自己的逻辑学和虔诚心最有理由认为自己的肉体是错觉（而且是被克服了的和毋庸置疑的错觉）的哲学家和教士们，这些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愚蠢的事实，即肉体没有消失。因为，不论在圣徒保罗①那里，还是在吠檀多②哲学那里，都可以找到人们臆想不到的证据。但是，信仰的力量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什么也不是！因此，强大的信仰，也许总归是一种愚蠢无比的信仰！——这是应该思考的问题——

①保罗——耶稣使徒之一，原名扫罗。公元31年皈依耶稣，公元55年被罗马人逮捕，67年在罗马斩首。——译者

②吠檀多派哲学是编以《吠陀经》为依据的婆罗门教派。——译者

总之，假如认为对肉体的信仰只不过是推论的结果，即，假如这是错误的推论——如理想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假如信仰是推论的原因，那么这已不是在怀疑精神本身的可信性吗？假如，多、空间、时间和运动（不管信仰肉体的前提如何）统统是谬误，这对精神究竟会激起什么样的怀疑呢？因为这些前提的形成乃是精神的功劳。不要再说了，总而言之，对肉体的信仰始终胜于对精神的信仰。凡是打算损害前种信仰的人，也就是等于彻头彻尾地损害了对精神权威的信仰！

〈618〉

假如谈到迄今为止的那些解释世界的尝试，似乎今天的机械论解释居上。显然，这种解释是问心无愧的。科学本身不相信任何进步和成就，除非这种进步和成就是靠了机械论的程序取得的。谁都知道这种程序，因为，人们尽可能不去考虑“理性”和“目的”。他们说，假如时间允许，每件东西都可以变成别的东西。假如把包含在植物或蛋黄“命运之中的表面上的蓄意性”归结为挤压和碰撞，人们会抑制不住幸灾乐祸的讪笑的。因为，总而言之，他们由衷崇拜的原则，就是透顶的愚蠢，恕我拿这么严肃的问题打趣。此间，在那些停留在这种运动中的、精选出来的智者那里，出现了不祥的预感和忧虑，这是显而易见的。似乎理论有漏洞，迟早会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指的是尽管情况十分紧急但无人过问的那种漏洞。人们无法“解释”挤压和碰撞，人们摆脱不了保持距离的行动。因为人们失去了对解释能力本身的信仰，并且闷闷不乐地承认，用力本学解释世界，因为它否认“虚空”，并以结成小团块的原子为论据，它在不久的将来要支配物理学家的头脑，但它只能描述，而不能解释。当然，这样一来，力本学就获得了内在的质——

〈619〉

我们的物理学家用以创造了上帝和世界的那个无往不胜的“力”的概念，仍须加以充实。因为，必须把一种内在的意义赋予这个概念，我称之为“权力意志”，即贪得无厌地要求显示权力，或者，作为创造性的本能来运用、行使权力，等等。物理学家根据自己的原则无法摆脱“远距效应”，同样，也难以摆脱排斥力（或吸引力）的局限。这些东西毫无用处，因为人们应当把一切运动、一切“现象”、一切“法则”统统理解为内在现象的象征。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应当使用人的类比。动物具有的一切欲望，也可以说成是“权力意志”派生出来的；有机生命的一切功能也来自同一源泉。

〈545〉

我相信作为力的基础的绝对空间。因为我认为空间是有限的和有形的。时间是永恒的。不过，本来既无空间，也无时间。“生成”只不过是现象（或者，对我们来说仅仅是感知过程）。假如我们在这些现象中间置入有规律的轮回，那无非是借此论证了如下事实，即这是一直发生着的事情。后面的即是前面的这样一种感觉极易作为误解派生出来，这是不难理解的。

不过，现象不可能是原因。

〈 5 4 9 〉

"主语"、"宾语"、"定语"——这种划分是人为的，它们现在就像模式一样套用在一切明显的事实上。这种基本观点是不对的，即自认为我是有所作为、吃苦耐劳的人，"拥有"某种东西的人就是才子。

〈 6 4 5 〉

认为"遗传"是一种不可理解的东西，不能用作解释，只能用来描述和确定某个问题。这正是所谓"适应能力"的问题。实际上，通过形态学的描述，即便认为遗传是完美无缺的，也是不可理解的，也只不过描述了一件神秘莫测的事实。正如一种器官可以被用作某种目的，这是不好解释的，仅仅用"目的"和"动因"的说法是解释不了这些问题的。"原因"的概念只不过是表达方法，而非描述的方法。

第十节

〈295〉

我们两个世纪的良心活体解剖和自我受难的遗产。因为，这是我们为时最长的练习，也许是我们的杰作，无论如何也是我们的巧计；我们已经把自然的嗜好同恶的良心结为金兰之好。

相反的尝试倒也是可行的：非自然的嗜好，我指的是对彼岸、背理、反自然东西的嗜好：简言之，是把迄今为止的理想即彻底诋毁世界的理想同亏心结为兄弟。

〈360b〉

民粹的思想：善良人，忘我之人，圣人，智者，主持公道者。

啊！马尔克-奥雷尔^①！

①马尔克-奥雷尔（121-180）自公元169年为罗马皇帝，斯多葛派的信徒。——译者
是，既然我在寻找.....

〈606〉

到后来，人在事物中除了重新发现自己的入藏品而外再不会重新发现任何东西。——这种再发现，自称科学。入藏品包括——艺术、宗教、爱情、自豪。有两群人，——就算是儿戏，人们也应当继续前进——，应当有勇气去作这两种人。——一种人职司再发现，另一种人——我们这一种——职司入藏！

〈345〉

道德发展趋向。——除了自身从中得到好处的学说和对事物的估价而外，每个人都不希望他人的什么学说和估价行时。因此，一切时代的弱者和平庸者的基本倾向就是削弱强者，拉下马来，而道德论断是主要手段。以强凌弱的行动受到谴责，强者的地位恶名在外。

多数对抗少数的斗争，常人对抗难能可贵的人的斗争，弱者对抗强者的斗争——。这一斗争也有出现微妙间歇的片刻——只要出类拔萃者、高贵者、渴求者以弱者的面貌出现于世，并且拒用较为鲁莽的权力手段——

〈587〉

仿佛我要避开对“确实性”的寻求。对立物倒是真实的。但

求确实性的标准，那么我就要考察迄今为止衡

量重力的标准是什么——而寻找确实性本身就是从属的即第二位的问题了。

〈265〉

缺少对以下问题的知识和意识：即道德论断业已经历过什么转折；在最根本意义上的“恶”是怎样确凿而多次更名为“善”的。对这种更动之一，我已用“世俗的习俗性”这个词加以说明了。即便是良心也改变了自己的象限。因为，过去发生过群畜的内疚。

〈582〉

存在——除“生命”而外，我们没有别的关于存在的观念。

也就是说，某些死亡的东西怎么能“存在”呢？

〈991〉

论对“开朗”的误解。暂时脱开长期的紧张状态，放浪形骸，精神的农神节，精神全心全意致力于长久的、可怕的决断，并为决断作准备。“科学”形式的“傻子”。

〈253〉

试图研究道德，不上道德魔法的当，不相信那温文尔雅的举止和目光。我们可以尊奉的世界，符合我们受人敬仰的欲望的世界——一直不断地证明自身——通过个别的人和一般的人的引导——。这是基督教的观点，我们都来自这里。

由于锐敏的反应、怀疑、科学性（也通过朝向更高目标的真实性的本能，即再次处于基督教的感化之下）的原因，愈来愈不允许我们作这样的解释了。

最好的出路：康德的批判哲学。理智既否认在那种意义上有解释权，也不承认在那种意义上有否决权。人们满足于信赖和信仰的过剩，满足于放弃其信仰的一切可证明性，满足于一种填补空白的、令人不

解的和非同寻常的"理想"（上帝）。

黑格尔的出路，继柏拉图之后，乃是浪漫主义和反动倾向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历史意义即一种新的力的象征。因为，精神本身乃是"自我披露和自我实现的理想"。在"过程"中，在"生成"中，显示出我们所信仰的理想在不断充盈——。也就是说，理想自我实现，信仰要适应未来的需要，那时，信仰有能力提供自身需要的东西，简言之：

1. 对我们来说，上帝是不可知的，无法证明的（认识论运动的隐义）；

2. 上帝是可以指证的，不过，它是生成的东西，而我们就属于这种东西，我们恰恰怀有对理想事物的渴求（历史化运动的隐义）。

人们看到：批判从未涉及理想本身，而只是涉及这样的问题：即同理想相对立的矛盾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理想还没有成为现实；或者，为什么理想在任何人那里都是不可指证的。

最根本的差别在于：人们出于激情，出于某种要求是否深感这种非常状态真是非常状态；或者，人们是否靠了思想的尖端和一点点历史虚构的力而达到了这种状态。

离开了宗教和哲学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同一现象：功利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抨击道德估价的起源。但是，它却信奉这种起源，就像基督徒的情形一样。（幼稚！好像离了行使制裁权的上帝，道德真会流传下来似的！假如有责任保持对道德的信仰，则"彼岸"就是绝对必要的了。）

基本问题：信仰的这种无限的强权是从哪里来的？道德信仰的无限强权是从哪里来的？（——在这里，信仰也告诉人们，为了袒护道德甚至连生命的基本条件都被误解了。因为，有关动物界和植物界的知识根本无人过问。"自我保存"说明，达尔文^①主义对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两原则持折衷的意见。

①查理·达尔文（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奠基人。——译者

〈258〉

我试图把道德论断理解为象形语言。生理学上的兴衰过程，以及有关保存和增长条件的意识就是透过这种语言表露出来的。——这是占星术式的价值解释方式，是本能带来的成见（关于种族、教区，关于由青壮到衰朽的不同阶段等等）。

这是专门用于基督教的欧洲的道德。因为，我们的道德论断乃是衰亡的信号，不信仰生命的信号，是悲观主义的前阶。

我的要义：道德现象是不存在的，只存在对这种现象的道德解释。而解释本身就成了非道德的起源。

说我们硬把矛盾引进了生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一切估价的背后都有道德估价在指挥。假如这种估价消亡了，那时我们用什么尺度衡量呢？那时，认识等等还有什么价值呢？？？

〈547〉

"主体"概念的心理学史。肉体，这个由眼睛虚构的"整体"物，它唤醒世人把事业与行为者区别开来；有所作为的人，更确切地说，事业的原因到后来便遗留下了"主体"。

〈564〉

一切数量难道不是质量的先兆吗？另外有一种意识和渴求，另一种远景式的眼光则适用于这较大的权力；增长本身乃是一种多多益善的要求；由于痛苦，会产生对量的多多益善的要求；在纯属量的世界，一切都是无生命的、僵死的、不动的。——一切质向量的约简都是胡说：因为这样就会产生彼此杂处的后果，类比——。

〈620〉

力，一向就是确定的吗？不，是结果，它被译成一种全然陌生的语言了。但是，按步就班的习俗把我们娇惯坏了，以致见怪不怪了。

〈410〉

我对认识论的教条表示深深的怀疑，过去我喜欢不时向这个或那个窗口张望，防止自身陷入圈套。我认为这些教条是有害的，——而最终则认为一种工具能对自身的适用性提出批评，这可能吗？相反，我知道无背景思想的认识论怀疑论，或教义学还从未出现过。——知道这种怀疑论，或教义学具有次等价值。人们确实要认真思考一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基本见解：不管是康德、黑格尔，还是叔本华——不管是怀疑论保留主义态度、历史化态度，还是悲观主义态度——它们皆起源于道德。我没见过什么敢于无情批判道德价值感的人。因为，尝试着研究这种

情感形成史的人，（譬如英国和德国的达尔文主义者）为数很少。我一见到他们，就立刻要背过身去的。

怎样解释斯宾诺莎的立场（即他否认和拒绝道德价值论断）呢？（这乃是他的辩神论的一个结果！）

〈470〉

我痛恨老是呆在任何一种世界总观里面。相反的思维方式具有魅力，因为，它不让自身失掉具有神秘魅力的特征。

〈555〉

关于认识的空谈是最大的空谈。人们想弄清自在之物的来历。但是，看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自在之物！不过，假如真有那么一个自在，一个绝对之物，那么它因而也就是无法认识的！绝对之物是无法认识的，否则就称不上是什么绝对的！但是，认识总归是“有目的的、受条件限制的”——；一个这样的认识者希望，他要认识的某物同他毫不相干，并且希望它不是同任何人都毫不相干。因为，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据说，希望认识和要求某物同本人毫不相干；（可那时认识的目的是什么？）二、因为同任何人都毫不相干的事物根本不存在，所以也是根本无法认识的。——认识就是有目的的“受条件限制的”。它是感到受限制乃至决定同我们发生关系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它是对条件的论断、描述和意识（而不是对人、事、“自在”的研究）。

〈556〉

“自在之物”的运动，也同“自在含义”、“自在意义”的情形一样。“自在的事实”是没有的，而始终必须首先植入一种意义，才能造成事实。

“这是什么？”的提问，就是从他人角度出发设定的意义。

“真髓”、“本质性”俱是远景式的东西，它们以多为前提。基本的问题一直是“对我来说这是什么？”（也就是对我们，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等等来说。）

事物，只有一切人都把他们的“这是什么”对它做了提问和得到答案以后，才算是明确了。假如唯一的一个人缺少他自己同一切事物的联系和远景，那么这个事物就始终还是不“明确的”。

简言之，一事物的本质不过是关于“此物”的见解而已。或甚至可以说：这个所谓“它关系到”本来就是“它是”，这个唯一的“这是”。

人们不可以问：“到底由谁来解释？”而是要问解释本身。它是权力意志的一种形式，它有生命（但不是所谓“存在”，而是一个过程，一种生成），生命就是冲动。

“事物”的产生完全是设想者、思维者、愿望者、感觉者的事业。“物”的概念本身就像一切特性一样。——连“主体”也是这样一种被创造的东西，一种像一切他物一样的“物”。因为，它是一种简化，因为描述这个会设定、会构想、会思维的力本身，同所有其他个别的设定、构想、思维本身是有区别的。这就是说，（主体）所描述的就是不同于一切个别的能力。因为，从根本上说，（主体）综合了同一切还应期待的行为相关的行为（行为和相似行为的可能性）。

〈1036〉

由我们熟知的世界出发是不可能证明仁慈的上帝的。因为，今天你们发展到这种程度乃是受人强制和驱使的结果。但是，你们从中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对我来说，上帝是无法指证的——认识的怀疑论。你们大家害怕“从我们熟知的世界推论出完全另一个样子的、可以指证的上帝，一个至少是不仁慈的上帝来”——而且，简单说吧，你们死抱住你们的上帝，并且为了他而构想出一个我们所不熟悉的世界来。

〈240〉

假如认为人们无法提出对基督教信仰的反证，那么巴斯噶则却认为当基督徒是最聪明的作法，因为把信仰信以为真是可怕的。今天，作为基督教失去恐惧感的象征，人们找到了为信仰辩护的另一种尝试。即便信仰是谬误，人们终生都会受用这一谬误的巨大好处和福祉。这样，似乎正是为信仰的安抚作用着想，也应当把信仰维持下去——这就是说，不是出自有可能产生威胁的恐惧，而宁可说是出自对施放刺激的生命的恐惧。快乐主义的转变，这种来自快乐的证据即是衰败的征象。因为信仰取代了力即是动摇了基督教观念的恐惧的证明。其实，由于这一转变基督教已趋向衰竭。因为，人们满足于麻醉性的基督教，因为人虽具有力，但既不是为了探索、战斗、无畏、独行的宿愿，也不是为了巴斯噶主义，而是为了这种冥思苦想的自我嘲弄，为了信仰对人的作弄，为了担心成为“莫须有的被谴责者”。但是，有责任安抚病态神经的基督教，根本不需要像“受难基督”那样可怕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欧洲的佛教到处取得进展的原因。

〈546〉

把一种现象要么解释为行动，要么解释为受动（——也就是说，任何行动都是受动）。这种解释说：任何变革，任何他变，皆以有一位倡导者为前提，一位赖以进行"变革"的人。

〈 5 8 9 〉

"目的和手段"

"因果和"

"主体和客体"

"行动和受动"

"自在之物和现象"

（这都是）阐述（不是事实），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必要的阐述？（作为"起保存作用的"）——一切都是按权力意志的意思。

〈 6 4 3 〉

权力意志解释说（假如要施教于某个器官，这就涉及解释的问题了）：由它来划定界限，确定法度，明确权力的差别。单纯的权力差别本身恐怕还不能有这样的自我感觉。因为，必须存在一个希望增长的物，由这个物按照它自己的价值来解释每个希望增长的某物。这就一致起来了——其实，解释乃是用于主宰某物的手段。（有机的过程始终以解释为前提）。

〈 6 3 2 〉

连续，这种"规律性"只是一种形象的表达方式，就好像这里真有规则可以遵循似的。因为既没有事实，也没有"规律性"。为了表达一再反复的序列，我们发现了表现这一序列的公式。这样，我们就没有发现"规律"，更不用说发现作为产生序列反复原因的力了。至于事物总是如此如此地发生，这里的解释是这样的：一个人似乎由于顺应某个规律，或立法者，总是如此如此地行动。同时，他除了"规律"而外，似乎有进行别的活动的自由。但是，说不定正是那种如此如此（不是别的什么）却来源于此人本身，即这个首先不考虑规律而如此如此行事的、具有如此如此特性的人。这不过表明：某物不可能同时也是别的什么；不可能一会儿干这件事，一会儿干别的；既非自由的，也非不自由的，而就是这个如此如此。错误隐藏在苦心编造了主体这件事之中。

〈 6 3 8 〉

假如世界拥有一定数量的力，那么显然在某个位置上的任何权力的推移，都决定着整个体系——也就是说，除了接踵相继的因果关系而外，本来还有一个彼此并列，彼此连接的依赖性。

〈 5 5 4 〉

显然，就因果关系来说，自在之物之间不可能有什么联系，现象之间也没有什么联系。其结果是，信仰自在之物和现象的哲学内部，"因果"概念就变得没有用处了。康德是错误的——其实，经过心理学方式的核查，"因果"概念只来源于随时随地都相信意志影响意志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方式只相信活的东西，说到底只相信"灵魂"（而不相信物）。在机械论世界观（它就是逻辑学及其在空间和时间方面的运用）看来，那种概念就会简化为数学分式——利用这种公式，正如一再指出的那样，从来也不会明白什么，但也许会规定什么，歪曲什么。

〈 6 3 1 〉

某些现象的不变的先后次序并不证明"规律"，而是证明两种或多种力之间的权力比例。说"但正是这种比例要保持相等！"这无非是说："同一个力不可能同时也是另一种力"。——这指的不是前后连续，——而是指依赖连续。指的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别的连续时刻不是作为因果关系而互为条件的……

"行为"同"行为者"相割裂，事件同肇事者相割裂，过程要同某种东西分离开，它不是过程，而总是实体、物、肉体、灵魂等等，——试图把现象理解为"存在物"、"凝滞物"的推移和位置交替。因为，这个古老的神话确定了对"因果关系"的信仰，而信仰已在语言、语法功能中找到了确切的形式。

〈 3 9 1 〉

用以确定道德估价的标准。

被忽视的基本事实：更加道德化同提高和强化人的种类两者间出现了矛盾。

自然之人。"权力意志"。

〈 8 5 6 〉

权力意志。——想必就像那些以重估价值为己任的人的特性一样。等级制就是权力制，因为战争的危险仍旧是某个等级坚持其条件的前提。光辉的榜样：自然之人——最弱、最聪明的人使自己成为主人，较愚蠢的权势倒成了自身的奴隶。

〈1 0 5 4〉

最伟大的斗争：为此需要新式武器。

锤子：用咒语召唤可怕的决断，使欧洲面临这样的结果，即是否"希望"欧洲出现没落意志。

防止平庸化：（或）宁可没落下去！

〈4 7 1〉

这种前提说，事物深处的道德化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人的理性老是有理——它是忠贞不贰的安分守己之人的前提，是信仰神圣的真实性的结果——认为上帝是造物主。——概念乃是来自彼岸的先存在

〈5 7 5〉

"认识"乃是反身的行动：按其本质来说乃是反馈现象；停顿下来的东西（在所谓第一原因那里，在绝对之物那里，等等）

变成了懈怠，疲沓——

〈6 0 1〉

反对和解的愿望，反对和睦相处。任何一元主义的尝试也属此列。

〈6 9〉

虚无主义的特点：

a）在自然科学中（"荒谬性"——）；因果论、机械论。"规律"乃是过场、剩余物。

b）政治上也是一样：人们缺乏对自身权利的信仰，缺乏对无辜的信仰；风行欺诈，不时的奴颜婢膝。

c）国民经济也是如此；取消奴隶制。因为，缺少救世主等级、辩护人。——无政府主义抬头。这是"教育"的责任吗？d）历史也是这样：宿命论，达尔文主义。深入研究理性和神性的尝试以失败告终。有伤往事；任何传记体都使人难以忍受！——（这里也有现象主义：假面具的特征；事实是没有的。）

e）艺术上也是如此：浪漫主义及其反作用（厌恶浪漫主义的理想和谎言）。后者从道德角度来看有较大的真实含义，不过是悲观主义的。纯粹的"杂技演员"（对内容来说是无所谓的）。（忏悔神父的心理学和清教徒的心理学，这是心理学浪漫主义的两种形式。但是，也还带有其反作用，尝试对"人"采取纯杂技式的态度。——即便如此，也无人敢做翻案的估价！）

〈7 9 7〉

"艺术家"现象还是最易透视的。——由此出发，朝权力的基本本能望去，朝自然的基本本能望去，等等！也就是朝宗教和道德的本能望去！

"嬉戏，无为"——乃是充盈的力的理想，它是"天真烂漫的"。上帝的"天真烂漫"，举止像个孩子。

〈8 4 6〉

浪漫主义及其对立物。——有鉴于一切美学价值，我现在使用了这种基本鉴别法。我在每个个别场合下都要问："在这里，饥饿或过剩变成创造性的了吗？"似乎一开始就应该介绍另外一种鉴别法更为合适——再说，这种方法更浅显易懂——。也就是说，要呆滞、要永恒、要"存在"是创造之因呢，还是要破坏、要变通、要发展是创造之因。但是，进一步来看，这两类要求都依旧表明双重意义，而且按照那种优先的、我认为有理由受到偏爱的模式，是可以说清楚的。

对破坏、变通、发展的要求可以是充盈的、孕育着未来之力的表现（正像人们知道的，我用来称呼这种表现的术语是"狄俄倪索斯的"）；不过也可以是对败类、贫乏之人、误入歧途之人的仇恨，仇恨就要破坏，它应该去破坏，因为现存的事物，不错，一切现存的事物，一切存在本身都在挑起仇恨，激起仇恨。

另一方面，"永恒化"有朝一日也可以发自感激和爱——这种起源艺术肯定始终是一种奉为神明的艺术，也许带有鲁本斯①对酒神的赞颂，带有豪非斯的微微醉意，带有歌德的明媚和与人为善，并且向万物播洒荷马②式的灵光；——但它也可以是那种遭受磨难之人的残暴意志，这种意志想给最有个性的人，独来独往的人、狭隘成性的人，给其受难的真正过敏性打上有约束力的法律和强制印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

来说，这种意志要向万物复仇，方法是，把自己的形象即受难的形象刻印在、强加在、烙在万物的心中。这个形象就是最富表现力的浪漫悲观主义，不管是叔本华的意志哲学，还是瓦格纳的音乐。

①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比利时巴洛克风格代表画家。——译者

②荷马——古希腊著名诗人，相传是《荷马史诗》的作者，生于公元前9世纪。

——译者

〈1〉

虚无主义是迄今为止对生命价值解释的结果。

〈134〉

现在是伟大的日午，最可怕的光天化日。它是我这一类的悲观主义的伟大的出发点。

I、文明和人的提高存在着根本的矛盾。

II、道德估价乃是为权力意志效力的谎言和诽谤术的历史（群畜意志的历史，它反抗强者）。

III、一切提高文明的条件（为使某种选择成为可能，就要以牺牲大众为代价）也就是一切增长的条件。

IV、世界多义性乃是力的问题引起的，力认为力的增长远景便是一切。道德和基督教价值论断就是奴隶造反和奴隶的欺骗性（同古希腊世界的贵族政体价值相比较而言）。

〈537〉

什么是真理？——惰性。假说：是在惬意的情况下形成的，即在耗用最少的精神力量等等的情况下。

〈78〉

矫揉造作

现代人的光怪陆离及其诱惑力。就本质而言，就是躲闪和厌烦。

文学家。

政治家（处于“国家的尔虞我诈”之中）。

艺术上的矫揉造作；

缺乏对排练和培训的检验（佛罗芒坦）①；浪漫派们（缺少哲学和科学，文学则过剩）；

①欧仁·佛罗芒坦（1820-1876）——法国画家，作家。——译者

小说家们（沃尔特·司各脱①，不过也是配有最神经过敏的音乐的尼伯龙根怪物）；

①沃尔特·司各脱（1771-1838）——英国苏格兰诗人，欧洲浪漫主义历史小说的创始人和大师。——译者

抒情诗人们。

“科学性”。

大手笔们（犹太人）。

是被克服了民粹理想，但还没有摆到民众面前来：

圣徒，哲人，预言家。

〈59〉

论现代阴霾的历史。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之国（官员等等）：因为有了“家园”——，家庭的衰落。

“善良的人”乃是衰退的象征。

权力意志是正义的（驯化）。

淫荡和精神干扰。

黑色的音乐：——令人心旷神怡耳目一新的音乐向何处去？

无政府主义者。

对人的蔑视和憎恶。

最深刻的鉴别法：饥饿或过剩是否会变成创造性的？前者制造了浪漫主义的理想。——

北国的非天然性。

对烧酒的需求：工人的"贫困"。

哲学的虚无主义。

〈6 0 0〉

对世界的阐述是无限的。因为，任何阐述都是增长和衰落的象征。

统一性（一元论）是惰性的需要；多义性是力的信号。不要否认世界的令人不安的和神秘莫测的特性！

〈7 9 6〉

艺术品，在没有艺术家情况下出现的作品，譬如肉体、组织（普鲁士军官团、耶稣教团）等。艺术家只是一个前阶而已。

世界乃是自我生殖的艺术品——

〈8 4 5〉

艺术是对现实不满的结果吗？或者，是对已享受的幸福表示感激吗？前一种情况指的是浪漫主义，后一种情况指的是灵光和酒神颂歌（简言之，奉若神明的艺术）：拉斐尔也属此列，只是他犯过使世界的基督教解释外貌神圣化的错误。他有过对生命的感激，但生命在他那里并非专一表现为基督教。

世界随着道德解释而变得无法忍受。基督教试图以此"克服"世界，也就是否定世界。其实，这疯狂的谋杀——即人在世界面前疯狂的自戕、——的结局就是人的阴沉化、渺小化、贫困化。因为人的最平庸和最无害的种类，人的群畜性的种类，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单独找到了自己的前提的，得到了促进的，假如人们有意的话。

荷马乃是奉若神明的艺术家，还有鲁本斯。音乐界还没有过任何奉若神明的艺术家呢。

把伟大的渎神者理想化（渎神者的伟大二字的含意）是希腊式的；污辱、诽谤、鄙视罪人，这是犹太——基督教式的。

〈1 0 2 9 b〉

即使听天由命也不是悲剧论，而是对悲剧的误解！渴望虚无乃是对悲剧智慧的否定，是这种智慧的对立面！

〈8 4 4〉

浪漫派就是因永不自满而变成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家的——他从自身和周围世界放眼开去，又回过头来张望。

〈4 1 6〉

德国哲学的意义（黑格尔）：它挖空心思构想出泛神论，它不认为恶、谬、苦乃是对抗神性的论据。这种伟大的首创被现存的各种权力（国家等）滥用了，似乎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正在台上的统治者是合理的了。

相反，叔本华却以倔强的道德家面目出现，他为了坚持自己的道德估价，到头来成了世界的否定者。最终成了"神秘主义者"。

我本曾试图为美学辩护：世界能是丑陋的吗？我认为，要美的意志，要求统一形式的意志乃是一时的保存手段和万金油。因为，在我看来，根本的问题乃是与痛苦不可分的、作为永恒破坏必然物的永恒创造物。

丑陋乃是对使某种意义、某种新意变为无意义的意志所支配的事物的观察形式：因为，积蓄下来的力迫使创造者认为往事是不可靠的、失败的、应该否定的和丑陋的！——

〈4 3 1 b〉

在柏拉图那里，在一个可以受过度刺激的感官和狂热的人那里，概念具有极大的魔力，以致他随心所欲地把概念奉为理想形式。辩证法的醉意：是用来对自身行使支配权的意识——是权力意志的工具。

〈6 2 2〉

挤压和碰撞，乃是晚近的东西，派生的东西，非原始的东西。它以某种搓合而成的、并且以有能够按

压和撞击的东西为前提！但是，是由什么搓合起来的呢？

〈151〉

宗教会因信仰道德而灭亡。基督教的道德，上帝是不可靠的。因此产生了"无神论"似乎其他类的诸神是不可能有的。

同样，文化也会因信仰道德而消亡。因为，假如产生文化的必要条件一旦发现，那么，人们也就不再要什么文化了（佛教）。

〈599〉

"现象是荒谬的"；这种信仰乃是受了迄今为止的错误解释影响的结果，是对无勇气和懦弱的概括。——这种信仰没有必要。

人的不谦虚——：（发生在）他看不到否定自身的意义时！

〈616〉

我认为世界的价值就在于我们的解释（——什么地方也许还可能不同于单纯人性的解释——）；我认为过去的解释都是远景式的估计，借助这种估计，我们可以保存生命，也就是用权力意志即要求权力增长的意志保存自身；我认为人的任何上升都会导致克服较为狭隘的解释，我认为任何已取得的提高和权力的扩大都会打开新的远景，并且称之为相信新的地平线——我的书里讲的都是这个道理。与我们相关联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即不是事实，而是建筑在少量观察之上的膨胀和收缩；世界是"流动"的，是生成的，是不断推演的，是从来不曾达到真理的假相，因为——没有什么"真理"。

〈1049〉

阿波罗受了骗：永恒的美好形式；贵族政治式的立法——

"事情应该始终如此！"。

狄俄倪索斯：感性和残酷，易逝性倒可以解释为对生杀之力的享受，解释为永驻的创造。

〈491〉

信仰肉体比信仰精神更具有根本的意义，因为后者乃是对肉体垂死状态的非科学观察的结果（是离开肉体的东西。等于相信梦境是真实的——）。

〈905〉

锤子。作翻案估价的人必须具备怎样的特质呢？——人，具有现代精神所有特质的人，可他具有足以使现代精神变得完全健壮的力吗？——这乃是他要完成自己使命的手段啊。

〈223〉

贫困，屈辱和贞洁——这是危险的和诽谤者的理想。但是，对某些病症来说，毒药也是良药，譬如，在罗马皇帝的时代。

一切理想都是危险的：因为它们贬低和反对真实的东西；一切（理想）都是毒品，但作为急救良药，却是不可少的。

〈691〉

整个有机过程对其余天性抱怎样的态度呢？——在那里，有机过程的基本意志会现出真面目。

〈436〉

辩证法和理性信仰仍然以道德偏见为基础。在柏拉图那里，我们是作为可悟的善的世界的昔日居民才占有那个时代的遗志的。神性的辩证法是来自善的辩证法，它会通向一切的善（——因此也就是某种"倒退"——）。即使笛卡儿对此也得出过这样的概念，即人们唯有用相信善的上帝乃是基督教道德的造物主这种基本思维方式，上帝的真实性才会给我们的感官判断提供保证。可是，除了宗教为我们的感性和理性提供认可和担保之外，叫我们到哪里去获得信仰生命的权力呢！认为思维就是现实事物的标准——认为凡是不能加以思维的东西就不存在——这是道德轻率的真正蠢物（轻信一种实质性的、处于事物深处的真理原则）。总而言之，这是彻底背离我们经验的狂言，我们根本无法想像它为什么存在……

〈500〉

向外投射感官知觉："内"和"外"——是肉体在那里发号施令吗——？

在细胞原生质中起主导平衡调整作用的这个力，也统摄着对外部世界的同化。因为，我们的感官知觉

就是我们同化脑中一切既往的结果了。知觉不会立即尾随"印象"出现——

〈219〉

那些相信被现代自然科学超越了的、基督教的人受到了讽刺，因为（现代自然科学）并没有完全战胜基督教的价值判断。"受难的基督"仍是庄严崇高的象征——始终如此。——

〈505〉

我们对自己知觉的认识：即一切知觉的总和，这个总和的意识化对我们和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整个有机过程来说是有益的和基本的。这就是说，不是指所有的知觉（譬如，不是电的）；

也就是说：我。

〈111〉

19世纪的问题。本世纪强的一面和弱的一面彼此有联系吗？它是由一块木头雕成的吗？它的种种理想和矛盾是受一个更高等的目的制约吗？是一种更高等的东西吗？——因为它也许是以这种标准剧烈生长的伟大天意呢。不满、虚无主义，这说不定也是好的征兆。

〈123〉

我重新提出这个没有了结的问题：文明的问题，即1760年前后，卢梭同伏尔泰之争。人，将变得更深沉、更多疑、更不道德、更强、更自信——而且在这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变得"更自然"。因为，这就是"进步"。——同时，由于分工的原因，变恶的阶层和变温顺驯服的阶层会产生分化，以致全部事实不会直接跃入眼帘……下述情形属于强力，属于强力的自制和诱惑力，即这种强有力的阶层占有使人对他们的变恶产生高尚之感的艺术。强化的因素改头换面成了向"善"，任何"进步"都是如此。

〈100〉

卢梭：规范的基础是感情；正义的来源是自然；人在接近自然的同时完善自身（——用伏尔泰的话来说，在远离自然的同时）。同样的时代，对前者就是人道和进步的时代，对后者就是非正义和不平等的时代。

伏尔泰对人类的看法还停留在文艺复兴时期，对美德的理解也是如此（认为是"高等文化"），他为"高等贵人"和"高等市民社会"的事业奋斗不息，这是审美的事业，科学的事业，艺术的事业，进步本身的事业和文明的事业。

1760年前后爆发了斗争：这位日内瓦公民和伏尔泰的斗争。从那时起，伏尔泰才成了他那个世纪的伟人、哲学家、宽容和无信仰的代表（那以前不过是个美丽的灵魂而已）。对卢梭成就的嫉恨，驱使他前行，向上"登攀"。

为了"庸众"，一个恩赐和复仇的上帝①——伏尔泰。

①原文为法文。——译者

批判两种与文明价值有关的观点。社会的构想，这对伏尔泰来说是最美好的构想。因为，除了维护它、完善它，别无更高的目的；这正是尊重社会习俗的奴仆；美德为了维护"社会"、文化传教士、贵族、功绩卓著的统治阶层及其估价的需要而屈服于强加的偏见。但是，卢梭始终是个无教养的人，也是文学家，这是闻所未闻的；他厚颜无耻，他蔑视一切他未经手的事物。

卢梭身上的病态却使绝大多数人之为之倾倒，争相效法。（拜伦同他一脉相承；也苦心孤诣地追求不同凡响的谈吐和举止，追求复仇和怨恨；这是"卑鄙行径"的标志；后来，是威尼斯恢复了他的平衡，他知道了更为轻松愉快的是什么……那就是无忧无虑）。

卢梭，不顾自己的出身，却为自己的我行我素感到骄傲。

但是，假如有人当面指出这一点，他却激动非常……

无疑，卢梭患的是精神障碍症，伏尔泰却异常健康而轻捷。那是病人的怨怒：卢梭神经错乱的年代，也就是他蔑视人的时代，是他多疑的时代。

卢梭替谨言慎行辩解（反对伏尔泰的悲观主义）。因为，要能诅咒社会和文明，他需要上帝；万物都应安分守己，因为都是上帝造的；唯有人败坏了人。作为自然人的"善良的人"原来纯属子虚；但是，用上帝这个有作家资格的教条来看，这种人就是可能的和有根据的了。

卢梭的浪漫主义：激情（"受难的自主权利"）；"自然性"；疯狂的迷惑力（指望飞黄腾达的妄想）；弱者荒唐的虚荣；庸众的仇怨成了法官（"几百年来，人们一直把病人当成政坛的元首"）。

〈83〉

"假如没有基督教信仰",巴斯噶说,"你们就会自行发展,就像自然界和历史那样,一个是庞然大物,一个是混沌世界"。我们完成了这一预言:在体弱多病乐观主义的18世纪把人美化和理性化之后。

叔本华和巴斯噶。——在一定意义上说,叔本华是再现巴斯噶运动的第一人,一个是庞然大物,一个是混沌世界,因此,应该加以否定的就成了.....历史、自然界和人自身!

"我们无认识真理的能力,这乃是我们堕落的结果,我们道德沦丧的结果",巴斯噶这样说。这样,叔本华就有了立足点。"理性堕落愈严重,则济世良方就愈显得必要"——或者,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否定。

〈884〉

亨德尔、莱布尼茨、歌德、俾斯麦——他们是德意志这个强大种类的典型代表。他们生于对抗而不犹豫,充满了抵御信念和教义的强力,利用一个去反对另一个,但却给自己保留自由活动的余地。

〈97〉

17世纪使人感到苦恼,就像为一大堆矛盾感到苦恼一样(我们是"一堆矛盾");这个世纪试图发现人、整顿人、发掘人;而18世纪却试图忘掉对人的天性的认识,以便使人适应自己的空想。"肤浅、软绵绵、人情味"——热衷于这样的"人"——

17世纪试图抹去个体的痕迹,以便使作品尽可能表现生命。18世纪则试图通过作品而对作者发生兴趣。17世纪在艺术中寻求艺术,即文化的一斑;18世纪利用艺术为社会和政治天性的改革鼓噪。

"空想", "理想的人", 自然的神性化, 想使自身登场的虚荣, 关于社会目的乃是从属性的宣传, 大言欺人——这就是我们对18世纪的印象。

17世纪的风格: 独特、精确、自由。

强人, 自满自足的; 或是热心求助于上帝的人, ——那些现代作者追求的目标——就是对立。"生产自身"——试与波尔特·鲁雅①的学者们相比较。

①凡尔赛寺院名, 始建于1204年, 属天主教参孙派, 巴黎也有同名教堂, 在该教派失势后被毁。——译者

阿尔弗利②对伟大的风格有贡献。

②贝纳德托·伊斯诺森特·阿尔弗利(1700-1767)——意大利巴洛克建筑师, 代表作是都灵王家大剧院。——译者痛恨滑稽剧(无尊严的人们), 缺乏自然意义, 这是17世纪的特性之一。

〈95〉

三个世纪

它们各不相同的敏感充分表现在以下方面:

贵族政体: 笛卡儿, 理性的天下, 意志主权的证明。女奴主义: 卢梭, 情感的天下, 感官主权的证明, 不真实;

兽道主义: 叔本华, 渴求的天下, 兽性主权的证明, 更诚实, 但也更阴沉。

17世纪是贵族政体, 井井有条, 兽性十足、严峻无情、"冷若冰霜"、铁面、"非德意志、讨厌滑稽剧和自然物、普遍化、独立于既往。因为它相信自身, 归根结底, 要永当主人就要多些猛兽性, 多些禁欲主义的习俗。它是意志坚强的世纪, 也是激情洋溢的世纪。

18世纪是女人治下的世纪, 耽于幻想、诙谐机智、平淡无奇, 但怀有为合意性和心灵服务的精神, 享有最精神性事物的自由, 暗中破坏一切权威; 醉意的、乐天的、明朗的、人情味的、自欺的, 一句话, 社会性的.....

19世纪是更加兽性的世纪, 更诡譎、更丑陋、更现实、庸众性的, 因而"更善良"、"更正直", 屈服于任何"现实", 因而更真实; 但意志薄弱, 同时也是悲哀和渴望黑暗的世纪, 然而宿命论的。既不害怕"理性", 也不崇尚心灵; 顽固相信渴求的统治(叔本华论述过"意志"; 可是, 他的哲学最典型的特点就是缺少意愿)。连道德也降格成一种本能(即"同情")了。

奥古斯特·孔德乃是18世纪的续篇(心灵统治头脑, 认识论感觉论, 博爱狂)。这时的科学已经独立, 这表明了19世纪摆脱理想统治的途径。唯有不需要愿望, 才能实现我们的科学的好奇和严谨——这种我们样式的美德.....

浪漫主义是18世纪的装饰音符, 是对该世纪热衷于伟大风格的奢求(——实际上则是装腔作势和自

我欺骗，因为人们本想描述的是强大的天性，伟大的激情）。

19世纪本能地寻求这样的理论，它以这种理论对自己宿命论式地屈从于实际事物感到心安理得。黑格尔在驳斥"伤感"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方面取得了成就，其思维方式的宿命论观点表现在他相信胜者一方具有更伟大的理性，表现在他为现实的"国家"（取代了"人类"等字眼）的辩护。——叔本华：我们是愚蠢的，往好里说，就是自我否定。决定论的成就表现在血缘学派生出以前被认为是绝对的约束力亦即环境论和适应论，把意志贬低为反射运动，否认意志乃是"产生结果的原因"；最后——成了实际的改名：因为，人们看到的意志很少，以致为了描述他物，这个词就变成无约束力的了。其他的理论：客观性学说，"无意志"观，它们成了唯一通往真理之路的学说；也通往美（——也是对"天才"的信仰，为了取得臣服的权利）；机械论，机械过程呆板的计算；所谓"自然主义"则赶走了可选择的，可裁决的、可解释的、作为原则的主体——康德以他的"实践理性"和道德狂热贯穿了整个18世纪；他完全处在历史性之外；对他上时代的现实不屑一顾，譬如革命；未受到希腊哲学的触动；他是义务概念的幻想家；感觉论者，带着教条主义恶习的神秘嗜好——。

我们世纪出现了向康德的回潮，也就是向18世纪的回潮。因为，人们想为自己重新谋求信奉旧的理想和旧的热衷的权利。——也就是说，"设定界限"的认识论，准许任意设定理性的彼岸……

黑格尔的思维方式同歌德的差不多。因为，人们听到歌德谈过斯宾诺莎。他主张要求宇宙和生命神性化的意志，以便通过自己的观察和论证求得平静和幸福；黑格尔则到处寻求理性。——人们不该向理性屈服，不该满足于理性。在歌德那里有一种几乎是欢乐的和令人信服的宿命论，它不谋反，它不枯竭，它试图由自身形成总体性，它相信唯有总体性才能拯救一切，才会表现为善良和合理。

〈323〉

美德的护身。——贪财、权欲、懒惰、头脑简单、胆小怕事：这一切都对美德感兴趣：因此，美德稳坐钓台。

第十二节

〈5 1 6〉

肯定和否定同一事物，这不会使我们获得成功。因为，这是一个主观的经验定理，这里面没有"必然性"，而只是无能。

照亚里士多德看来，假如矛盾这条定理是一切定理中最可靠的，假如它是最后的、最基本的、构成一切引证的根源的定理，假如它包含一切其他公理的原则，那么，人们倒是应该更认真地考虑到，它在论证方面到底是以什么为前提的。下面两种情况必居其一：或者它坚持某种与现实物和存在物有关的事物，好像人们早就从别的什么地方得知的东西一样，即不能把相反的头衔加在它的头上。或者，这个定理想要表达的是：不应把相反的头衔加在它的头上。那时，逻辑学也许变成了命令，不是为了认识真实的东西，而是为了设定和整理那个对我们来说应该称之为真实的世界。

简言之，悬而未决的问题是：逻辑学的公理适合现实吗？或者，它们是为了首先给我们创造现实、"现实性"这些概念的标准和手段吗？……不过，为了能肯定前一个问题，如前所述，人们也许已经认识了存在物；而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因此，这个定理不包含真理的标准，而是包含一个对于应该是真实的东西的命令。

假设，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种自我同一的A，就像每个逻辑学的（也就是数学的）定理把这个A当成前提一样，而这个A也许就是一种表面性，那么逻辑学是以一个单纯的表面的世界为前提了。其实，我们是受无限的经验科学印象的影响才去信仰那个定理的，而经验学似乎一直在肯定这个定理。

"物"——这就相当于A的本来基础；我们对物的信仰乃是信仰逻辑学的前提。逻辑学的A就如原子一样，乃是"物"的一种仿制……由于我们不理解这一点，而且我们从逻辑学得出了衡量真实存在的标准，我们就已经走在这样的路上了：即把实体、谓语、客体、主体、行动等一切基础都设定为现实性了：这就叫设计了一个形而上学的世界，这就叫一个"真实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就又成了表面的世界……）。

原来的思维活动，即肯定和否定，也就是认为真实的和不认为是真实的，由于这些活动不仅把习惯，而且也把权利当作前提，所以必须认为它们都是真实的，或者，都是不真实的。它们受一种信仰的统治，即认为对我们来说认识是有的，认为判断真会达到真理。——简言之，逻辑学不怀疑，以本来的真实会说明某种东西（也就是说，相反的谓语不可能适合这种东西）。

在这里盛行着这样一种感觉论的、粗俗的偏见，即认为感觉会教导我们关于物的真理——认为我不能在同一时间讲述同一事物，这是硬的和这是软的，不可能同时说出。（"我不可能同时具有两种对立的感覺"这个本能——是粗俗的、错误的。）

概念上的矛盾定理来自以下的信仰，即认为我们能够构成概念，认为某个概念不仅会描述某事物的本质，而且会理解这个本质……事实上，逻辑学（就像几何和算术一样）只适用于我们创造的、虚构的本质性。逻辑学试图按照一个由我们设定的存在模式去认识现实的世界，更确切地说：它使我们学会了图画和算术……

〈9 1 5〉

我也想把禁欲主义还俗，用强化的意图来取代否定的意图；意志的体操，各式的节俭和斋戒，连最精神性的东西也是如此；这是同我们从自己的力中得出的见解有关的行动迟疑法；是带有冒险和随意的危险尝试（马格尼家的晚餐：纯是吃倒了胃口的精神馋猫。）——人们也应当构想出检验信守诺言能力的方法。

〈1 0 2 8〉

恐怖也属于伟大的特性。实话实说。

〈5 3 3〉

逻辑的精确性、透彻性是真理的标准（"一切真实的东西，人们都可以清楚、准确地理解"——笛卡儿）。这样，机械论的世界假说就成了受欢迎的和可信的了。

但是，这是一种拙劣的混淆：就像真理的简单图像一样。人们怎么会知道事物的真实性质在于同我们理智的这种对比呢？——就不会是别的样子吗？不会是最大限度地赋予以理智以权力感的假说得到了理智最大限度的偏爱、重视、因而被奉为真实吗？理智把自己最自由的和最强有力的能力设定为最有价值之物，

因而就是真实之物的标准.....

"真实"——从情感方面来说——它是最能激发情感的"东西"("自我")；——从思维角度来说——它是赋予思维以最大的力感的東西；——从触觉、视觉、听觉来说——在这方面会引起最强烈的反抗。

这样，最大限度的成就为客体唤起了对那个叫作现实性的"真理"的信仰。力感、奋斗感、反抗感等竭力劝告人们相信这里确有反抗物存在。

〈5 5 2〉

论克服决定论和神学。——认为某事乃是有条不紊依次出现和可预计地出现的，但从这种认识中得不出事物必然出现的结论。认为一定数量的力在每个确定的场合以一种唯一的方式和方法决定自身和表现自身，这种情况并不会把事物变成"非自由意志"。"机械论的必然性"不是事实，因为只有我们才把事物解释成现象。我们将现象的可表述性解释为支配现象的必然性后果。但是，我从事一定的事，从这里绝不会产生我不得不做此事的认识。受迫，这在事物中是根本无法指证的，因为，常规只会证明，同一现象不是另一切现象。只是由于我们硬把主体、行为者塞进事物，才产生了这样的表象，即认为一切现象都是一个作用于主体的受迫的结果——起作用的是谁呢？还是某个"行为者"。因和果——这是个危险的概念，只要人们还想到起作用的某物，想到受影响的某物。

a) 必然性不是事实，而是一种解释。

b) 假如人们认识到，"主体"根本不是起作用的东西，而是虚构，那么各种东西就会接踵而来。

我们不过是按照主体的样子构想出物性，并且强行解释成耸人听闻的大杂烩。假如我们不再相信起作用的主体，那么就会导致对起作用的物、相互作用即我们通常称之为物的现象间因果的信仰。

这样一来，当然也就产生起作用的原子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设想是在人们需要主体的前提下做出的。

最后，也就产生了"自在之物"，因为，说到底这乃是一个关于"自在主体"的设想。但我们知道，主体是虚构的。"自在之物"同"现象"的对立是靠不住的；但这样一来，"现象"这个概念也就不起作用了。

c) 假如我们放弃起作用的主体，那么也就（放弃了）被影响的客体。持续同自身保持一致，即存在，这些东西既同称之为主体的东西无关，也就同称之为客体的东西无关。因为，它们是现象综合体，就别的综合体来说，它们表面上是连续性的——就是说，比如，由于现象节奏快慢的差别（静——动，张——弛。因为，一个本来不存在的对立，事实上只是表示程度的差异，按某种光学标准看来，这些差异的表现好像是对立的，但没有这样的对立。因为，我们的对立概念都来自逻辑学的对立——而由逻辑学出发就错误地将这个概念转移到物上去了）。

d) 假如我们放弃"主体"和"客体"的概念，那么也就等于放弃了"客体"的概念——因而也就等于放弃了这个概念的各种修正案，比如"物质"、"精神"和其他的假说式的本质，"物质的永恒性和不变性"等等。就等于我们抛弃了物质性。

用道德表示的世界是虚假的。只要道德本身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那么道德就是虚假的。

要真理的意志就是固化、真实化、持久化，是消除虚假性，是把这种特性变为存在物。因此，"真理"也许不是现成的，可以找到的和可以发现的东西——而是应予创造之物，是用来为某个过程命名的，尤其是为一种本身无穷尽的征服意志命名的东西；因为确定真理乃是一种无限过程，一种主动的规定——不是固定的和肯定的东西的意识化。这是一句赞成"权力意志"的用语。

生命以对特质之物和规则的轮回之物的信仰这一前提为基础；生命愈强大，则这个可猜测的、似乎成为存在的世界就一定更为广袤。逻辑化，理性化，系统化等等都是生命的辅助手段。

人将其追求真理的欲望即某种非常态的目的反射为存在的世界、形而上学世界、"自在之物"、已存在的世界。人作为创造者的需要已经虚构了自己加工了的世界，预言了这个世界；

这个预言（对真理的"信仰"）就是人的支柱。

一切现象，一切运动，一切发展生成都是在确定程度和力的比例关系，是斗争.....

一旦我们给自己虚构了某个对我们是如此如此（上帝，自然）等等负责的某人，也就是说，把我们的生存、我们的幸福和贫困作为意图托靠于他（它），我们也就丧失了纯洁的生成。那时，我们就有了想通过我们，并且同我们一起达到某种目的的一个人了。

"个人的幸福"和"类的幸福"一样，都是虚构的。因为，前者不为后者牺牲，从远处看，类如同个体一样

也是流动之物。

"类的保存"只是类增殖的结果，即在通向更强大的类的途中对类的克服的结果。

论题。——表面的"目的性"("无限超越一切人的艺术的目的性")仅仅是活跃于一切现象中的权力意志的结果——变为强者的过程会带来与目的性方案相似的秩序——。不在于表面的目的。但是一旦凌驾较小势力之上的超级权力到手，即后者发挥较大权力的功能、形成等级制，则组织制度一定会形成一种手段和目的秩序的外观。

驳表面的"必然性"：

——这仅仅表示一个力不同时也是别的什么。

驳表面的"目的性"：

——后者仅仅表示势力范围及与之相默契的秩序。

〈5 1 7〉

为了能够思维和决断必然要假设存在物。因为逻辑学只是用于始终同等事物的公式。因此，这种假设似乎对现实性还不具备证明的力量，因为，"存在物"属于我们的视觉观。"自我"是存在的（——不受变化和发展的影响）。

虚构的主体、实体、"理性"诸世界是必然的——。因为我们具有一种起整编、简化、伪造、人为分割作用的力。"真理"乃是成为形形色色耸人听闻现象的主宰意志，——按照一定的范畴编排现象，这里，我们的出发点是对事物"自在"的信仰（我们认为现象是现实的）。

生成的世界的特征，无法阐述，因为它是"虚假的"，"自相矛盾的"。认识和生成相互排斥。因此，认识应该是某种别的东西。因为，为了形成认识必须先有意志，生成本身必定产生对存在物的错觉。

〈2 0 6〉

《新约全书》，尤其是《福音书》中，我听到的故事一点也不"神圣"，宁可说是间接形式的极端诽谤和毁灭性的怒气——最不正当的仇恨形式之一。对高等天性毫无认识。肆无忌惮地滥用各种傻气；《成语大全》被用遍、用滥了；上帝的出现是为着向那些税吏讲话，有这个必要吗？——

伪君子们利用荒谬的和不切实际的道德表面性骗人，因此人们起而反对他们乃是极其正常的。而这个民族却对这种暴力行动一直很感兴趣。这样一张嘴也配说反对"虚伪"吗！处置对手用这样的办法，太一般了——它是最令人疑惑的种类怀疑高贵性的理由，或者不是……

〈2 8 4〉

受欢迎的状态和热望：——和睦、公平、适度、谦躬、敬畏、体恤、勇敢、贞洁、诚恳、忠实、虔诚、正直、可靠、献身、同情、热心、认真、简朴、温良、正义、慷慨、宽容、服从、无私、无嫉妒心、友爱、勤劳——

应加以区别：这些特性为什么在一定条件下被认为是实现特定意志和目的的手段（经常是"恶的"目的）；或者被当作居统治地位的欲望（譬如，精神性）的自然后果。或者，作为一种紧急状态的表现，我要说：是生存条件（譬如，市民、奴隶、女人等等）。

总而言之：——这些特性之所以被认为是"善"，并不是由于它们自身的原因，而是以"社会"、"群畜"为标准被认为是达到社会、群畜之目的手段，是维护促进社会群畜的必需，同时，就个别来说也是原来的群畜本能特有的结果，因而是为一种同这种美德状态根本不同的本能服务的。因为群畜是有排外敌意的、自私的、无情的、充满统治欲的、疑心的，等等。

在"牧人"中出现了对抗：牧人必须具有同群畜相反的特性。

群畜是等级制的死敌：因为，群畜的本能有利于那位一视同仁者（基督）。群畜对强者怀有敌意，是不公正的、肆无忌惮的、不谦和的、厚颜无耻的、无体恤之心的、怯懦的、虚伪的、假的、无情的、躲躲闪闪的、嫉妒的、报复的。

〈2 9 9〉

道德论的自然主义：把似乎解放了的、超自然的道德价值还原为"自然"的价值，即还原为自然的非道德性，还原为自然的"功利性"等等。

我可以把该观点的倾向性称之为道德论的自然主义，因为，我的使命是把似乎解放了的和变成非自然的道德价值重新变成"自然"价值——即还原为价值的自然的"非道德性"。——备注。试与犹太教的"神圣"及

其自然基础相比较。它同奉为至上的伦理法则一模一样，都脱离了自然（——直至同自然相对立——）。

道德的非自然化步骤（即所谓"理想化"）：

是通向个人幸福之路，

是认识的后果，

是绝对的命令，

是通向尊崇之路，

是对生命意志的否定。

（道德逐步敌视生命）。

〈300〉

受道德压制和排斥的邪说。——是下面这些概念：异教的、主人道德、美德等。

〈379〉

伟大的虚无主义滥用道德价值的作伪行动：

a) 爱，成了非个性化；同情也是如此。

b) 唯有非个性化的理智（"哲学家"）才认识真理，它是事物的真正存在和本质。

c) 天才，伟人是伟大的，因为他们不去寻求自身，而是寻求自己的事业，因为人的价值增长同他们对自身的否定成正比。

d) 艺术，乃是"纯粹的、脱离了意志主体的"事业：对"客观性"的误解。

e) 幸福，乃是生命的目的；美德是目的的手段。

悲观主义谴责生命，也就是对道德的谴责。是把群畜标准变成了形而上学的标准。

"个人是无意义的"，因此"自在"给予个人一个起源（而个人的生命则意味着"过夫"）；双亲只是"机遇的原因"。——科学不理解个人，这便是报复。因为，迄今为止整个生命在于一条线，生命的结果是没有的。

〈307〉

知道一切荣耀产生原因的人，也一定怀疑美德的声誉。

〈775〉

赞颂和感激权力意志。——在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得胜、新婚、和平等情况下的赞颂和感激——节日需要一个成为感情发泄对象的主体。人们的愿望是想把一切好事同（干好事的）人联系起来。因为人们要求行为者。看见一件艺术品的情形也是如此：人们并不对艺术品感到快慰。因为，人们要赞誉作者。——那么赞誉又是什么呢？是一种受到的善待、物归原主和一种与显示我们的权力有关的平衡——因为赞誉者能够肯定、论断、估量、判定，他自认为具有能够肯定的权利，分发荣誉的权利。提高了的幸福和生命感，同时也是提高了的权力感，因为，人们赞誉的出发点在于此（——由此出发，他会发现和寻找行为者，——"主体"——）。感激乃是善良的复仇。凡是平等和骄傲应同时并存的地方，凡是报复行为演练得最好的地方，对感激的要求和演练也最为严格。

〈64〉

第二个佛教。——其征兆是同情日益扩展。精神过劳。这归结为对快乐和痛苦的提问。战争的神圣光环会招来回击。同样，氏族界限也会招来反运动，唤起发自内心的所谓"兄弟情谊"。用教条和寓言来延续宗教是行不通的。

虚无主义的灾难一定会随着这种佛教文化而告终。

〈1008〉

任何学说都是多余的，假如对它来说在积蓄力量和炸药方面不是一切都准备妥当的话。只有在为陈旧的价值所苦而又不自知的那些新需求、新的必需物跃跃欲试时，才会出现估价的变化。

〈96〉

启蒙运动时期——接着是伤感时期。叔本华属于"伤感"

（黑格尔属于"精神性"）。

〈1024〉

一个这样的时期：其间，陈旧的假面和欲望的道德铺陈引起了憎恶：赤裸裸的自然；其间，权力的数量被简单地认为是决定性的（是决定等级的）；其间，伟大的风格再现为激情的结果。

〈724〉

"功利的"，这完全取决于意图，取决于目的，而意图和"目的"又完全取决于权力的大小。因此，决定论是靠不住的，而是一种学说的结果。因此，大家不要被它捆住手脚。

〈772〉

论批判"自私"。——拉罗斯福哥不情愿幼稚，他相信勇敢说，自由说和矛盾说——当时，"真理"一词在心理学事物中曾引起惊讶——例证："伟大的灵魂不是那些少有热情、多具美德的凡夫俗子，而仅仅是那些心怀宏旨的人们①"——当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②（他称尚福特③是18世纪的更高贵和哲理性更强的拉罗斯福哥——）他被认为是熟悉一切源于"最平常的自私"的心理现象的观察家，他补充说："一个高贵的精神将不会超越自身去争取承担持续观察卑鄙和低下的必然性的工作的。这也许是要表明，性格的高尚意义和高贵有能力顺利地压制有害的影响。"

①原文为法文。——译者

②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政治家。

——译者

③尚福特（1741-1794）——法国作家，社会评论家和法国大革命的先驱者，原名：尼古拉·塞巴斯蒂安·罗克。——译者

〈1007〉

重估价值——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必须是一场自发的运动——新的、未来的、更强大的——全都在场。只有一点，它们还没有正名，还没有正确估价，而且它们自身还没有达到自觉。

是对已到手之物的一种勇敢的意识化和肯定——是摆脱陈旧估价的老套，因为老框子拼命贬低既得的一切。

〈9〉

悲观主义乃是虚无主义的前形式。

〈468〉

伟大的方法论者：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奥古斯特·孔德。

〈580〉

各种认识论（唯物主义，感觉论，理想主义）的基本地位，为什么是估价的结果：因为，最高快感（"价值感"）的来源也决定着现实性的问题！

——肯定知识的标准完全是无所谓的，或者，是次要的，因为人们可以去看看印度的发展情况。

佛教一概否定现实性（表面性=苦难）乃是完美的结果，因为它不可证明、无法企及、没有范畴，对"自在世界"是如比，对错误百出的繁琐程序的认识也是如此。这一整套概念的获取都是利用了这种程序。"绝对的现实性"，"自在的存在"是矛盾的。在一个生成的世界中，"现实性"始终不过是为达到实际目的简单化，或者是粗糙不堪的器官产生的错觉，或者是发展速度的差别性。

我们必须使存在与不存在相对立，"生成"的概念要加以否定（"某物"在生成），接下来的便是逻辑学对世界的否定和虚无主义化。

〈581〉

存在和生成。——"理性"，它在感觉论的基础上发展，在感官偏见即信仰感官的真理判断的基础上发展。

"存在"乃是"生命"（呼吸）概念的"概括"，即"人格化了"，能"想，发挥作用"，"生成"。

对立面则是："非人格化"，"不生成"，"不想"。这就是说：不要把不存在之物、非表面之物和死物同"存在物"对立起来（因为死的存在只能是也能生活的某物）。

"灵魂"，它把"自我"设定为原始事实：凡有生成的地方都要（植入灵魂）。

〈585〉

巨大的自我意识：它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人类意识到自身。我们意识自身，我们忆起自身，让我们踏上羊肠小道和平坦大道吧！

A.

人寻求"真理"：（真理乃是）一个不自相矛盾的世界，不欺人的世界，不变化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即一个没有苦难的世界。因为，矛盾、迷惑、变幻乃是痛苦的原因！他不怀疑应该有一个存在的世界；他想寻找通向这个世界的途径。（印度的批判：连"自我"也是虚幻的、非现实的。）

这里，人是怎样得出现实性概念的呢？——为什么他正是从这里派生出变幻、迷惘、矛盾等等痛苦的呢了……——

对一切既往的、变幻不定的、运动的东西的蔑视和仇恨。——凝滞物的估价从何而来？显然，在这里，要真理的意志只是对凝滞世界的要求而已。

感官受迷惑，理性纠正错误，因此，人们得出结论，理性是通向凝滞之路；最感性的观念肯定离"真实的世界"最近。——大多数不幸来自感官，——感官是骗子、狐狸精、杀人犯。——

幸福只能寓于存在物中。因为，变幻和幸福是互相排斥的。这样一来，最高的愿望一心想同存在物合而为一。这就是通向最幸福之路的公式。

总而言之：本该存在的世界是有的；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个错误，——我们这个世界不该存在。

对存物的信仰只表明一种结果。因为，原来的第一推动力就是对变化物的非信仰，对变化物的怀疑，对一切变化的蔑视……

哪一类人这样反映呢？是非生产性的、受动的种类，一种对生活感到厌倦的种类。假如我们真能设想一种相反种类的人，那么这个种类也许不必去信仰存在物了。因为，他们甚至会蔑视这种信仰，认为它是僵死的、无聊的、无足轻重的……

相信本该存在的世界是存在的，是真正有的，这是非生产性的人的信仰，他们不想创造一个应当存在的世界。他们设定这样的世界已经有了，他们去寻找达到这个世界的方法和途径。"要真理的意志"——乃是无力创造的意志。

认识，某物是如此如此：

行为，某物变成如此如此：天性力度中的对抗。

虚构一个符合我们愿望的世界。这是心理学的诀窍和解释，目的在于把我们尊重的、令我们感到满意的一切同真实的世界联系起来。

处在这个阶段的"要真理的意志"基本是解释的技艺。因为，解释的力量一直是这个意志的特性。

比上述种类还要贫乏一等的人，不再占有解释的力量、创造虚构的力量，他们就会成为虚无主义者。

虚无主义者是这样的人，他从现存的世界出发断定，这个世界不该存在，而且，从那个本应存在的世界出发认为没有这样的世界。这样一来，生命（行动，受动，意愿，感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徒劳无益"乃是虚无主义的激情——同时，无结果。

凡不能把自己的意志植入事物的人，凡无意志和无力量的人，也绝不会让事物具有意义，因为他不相信事物中有什么意义。这是意志力的测量器，指示人们可以让事物短缺意义的程度，测出人们在一个荒唐世界中过活的忍耐程度，因为人们自身会组成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

这样一来，哲学上的客观眼光就可能成为缺乏意志和力的征兆，因为力会把左邻右舍组织起来。那些一心想确定某物的"认识者"们，乃是些根本不能按照事物应有的样子确定事物的人。

艺术家，是中间类型。因为他们起码会确定应当存在的东西的象征，——他们是生产性的，因为他们实际上在变革和改造；他们不同于那些听任万物保持原样的认识者。

哲学家同悲观主义宗教的联系，他们是一个种类（——他们认为，最受重视的事物具有至高无上的现实性——）。

哲学家同道德之人及其价值标准的联系（——道德对世界的解释就是意义：因为宗教意义已经没落——）。

通过消灭存在世界的办法战胜哲学家，这是虚无主义的中期。因为，事情发生在重估价值、神化和确证生成物和表面世界为唯一的世界之力未到之前。

B.

作为一般现象的虚无主义可以是日益壮大的象征，或者是日益虚弱的象征：

一方面，创造力，愿望力十分强大，因此它不再需要对总体作解释和赋予意义（"更切近的任务"，国家等等）；

另一方面，连创造意义的创造力也懈怠了，并且变成了对现行状况的失望。对信仰意义无能为力，这就是"非信仰"。

研究这两种前景的科学意味着：

1、强大和自制的表现，可以不要消灾灭病、慰藉人心的空想世界：

2、损坏、解剖、失望、消弱。

C.

对真理的信仰，即要依附在信以为真的实际需要上，这是心理学的还原，且不谈一切以往的价值感。如害怕，懒惰等。

非信仰也是如此：是还原。假如根本就没有什么真实的世界，这种非信仰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新的价值（这样，过去在存在世界中已经消失的价值感又变得活跃起来了）。

〈 4 4 9 〉

哲学是发现真理的艺术：亚里士多德这样说。相反，伊壁鸠鲁派则利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感觉论的认识论，冷嘲热讽，拒绝寻求真理；他们说"哲学乃是生命的艺术"。

〈 4 5 0 〉

三大幼稚性：

认识是达到幸福的手段（似乎……），

是达到美德的手段（似乎……），

是达到"否定生命"的手段，——

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达到失望的手段——

（似乎……）

第十四节

〈86〉

亨利克·易卜生是我熟知的人物。他及他那顽固不化的理想主义和"要真理的意志"并没有敢于超脱道德的物质世界幻觉说。这个学说虽然大讲"自由"，却不想承认什么才是自由。"权力意志"在缺乏权力意志的人那里产生的第二次变态。第二阶段，人们要讲"自由"，也就是说，人们想摆脱拥有权力的那些人。第三阶段，人们要讲"平等权利"，也就是人们只要还没有取得优势，他就想阻挠竞争对手权力的增长。

〈855〉

确定等级，强调等级，这指的仅仅是权力的数量，否则就什么也不是。

〈981〉

不是改"良"人，不是用某种道德对人说话，好像本来真有"自在的道德性"似的，或者有一种理想的人似的。而是创造强者必需的环境，这样的人将需要和拥有使人强化的道德（更确切地说：需要一种肉体 and 精神的纪律）！

可别受兰眼睛，或高胸脯的诱惑。因为，灵魂的伟大本身丝毫没有任何浪漫主义的东西。而且，很遗憾，连一点可爱的东西都没有。

〈250〉

让我们看一看，"真正的基督徒"是怎样着手从事违背本能的事吧：——亵渎和怀疑美的、光辉的、富庶的、高傲的、自信的、有认识能力的、强力的东西——就文化的总体而言，他们意在剥夺文化的纯洁良心……

〈865〉

一种自称"理想主义"和不甘心让平庸性仍旧平庸、女人依旧是女人的信念！——不要穿制服！我们清楚，树立美德是多么昂贵，美德绝不是平庸合意的东西，而是高贵的疯狂，美妙的特殊性，拥有投强者赞成票的特权……

〈887〉

在人们要寻找强大天性的地方。——非社会性种类的毁灭和蜕变乃是更重大和更可怕的事。因为，他们具有群畜的本能，即具有反对自身价值的传统。他们的防御工具，他们的防卫本能，从一开始就不是强有力的，是不很保险的——偶然性的众多恩惠乃是他们繁衍兴旺的原因之一（——他们时刻在最低级和最迷信社会的分子中繁衍；假如人们要寻求个性，人们会在那里找到它，甚至比在中间阶层还要保险！）。

以"权利平等"为目的的等级和阶级斗争——假如说它差不多完结了，那么反对非社会性人物的斗争则方兴未艾。（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人物最易在民主社会中生存和发展，也就是在不需要比较野蛮的防御手段并对秩序、诚实、正义、信任习以为常时）。

强人，应当披枷带锁，严加看管，因为群畜本能想这么干。在他们看来，这乃是自我克制的、禁欲主义的退隐，或者通过有害劳动"恪守义务"，因为人们一旦从事这种劳动就再无法回到自身了。

〈102〉

悲观主义的基督教世纪为什么比18世纪还要强大——

18世纪相当于希腊悲剧时代——。

19世纪反对18世纪。遗产在此——反18世纪的倒行逆施在于此（更无聊、更枯燥）——超过18世纪的进步也在于此（更黑暗、更现实、更强大）。

〈891〉

荒谬和可憎的理想主义，它不想平庸地得到平庸性，不是在特殊存在身上感受胜利，而是为怯懦、欺骗、渺小和可怜性所激怒。人们对此不应该有别的想法！而且不许扩大鸿沟！——人们要强迫高等的种类自行阉割，因为这个种类会给他们的存在带来牺牲。

主要观点：拉开距离，但不要制造任何对立。把平庸的产物替换下来，并施加影响，令其缩减：这是保持距离的主要手段。

〈810〉

同音乐的关系，通过无耻之尤的用语来传递一切信息：浅薄而粗俗；没有个性；使卑鄙者变得更卑

鄙。

〈 8 8 6 〉

人的价值的等级制。——

a) 不应以个别行为来评价一个人。传染性的行为，个性的行动并不罕见。等级、地位、种族、环境、偶然性——这一切都比"个性"表现在工作或行为中的时间要早。

b) 不少人都有个性，这不成其为前提。但有些则有丰富的个性，绝大多数人则没有个性。凡是平庸的特性——一个种类人的延续要取决于这些特性——占优势的地方，个性的存在就成了浪费，成了奢侈，要求有"个性"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是载体，是传动装置。

c) "个性"是个相对独立的事实；就连续性和平庸性的日益扩大的重要性来说，个性几乎成了违反自然的东西。时间上的孤立，迫切要求防御和武装的生存方式，某种像壁垒的东西，一种更大的决断力等，也属于个性产生的条件；首先是要比普通入——他的人性是传染性的——具备的敏感性还要小。

等级制的第一个问题：一个人怎么会变成非社会性的，或群畜性的。（后一种情况，这个人的价值在于保证自己的群畜即种类的存在；前一种情况，价值则在于这个人的超群、孤立、受保护和实现非社会性）。

结论：我认为人们既不该用群畜类的人来衡量非社会性的、离群索居类的人，也不要相反。。

假如从一定的高度来看，那么两者都是必然的。同理，他们的对抗也是必然的：——没有任何东西比"合意性"更应加以摒弃的了，也许从这两种人中会产生第三性的人来（"美德"就是两性人）。这也像两性的接近和谅解一样，不怎么令人"合意"。典型物继续发展，鸿沟日益加深.....

两种情况下的蜕变概念：当群畜接近非社会性人的特性时和非社会性人接近群畜特性时——简言之，当这两种特性互相接近时蜕变的概念都不受道德的影响。

〈 7 8 6 〉

道德化和非道德化的历史。

定理一：根本没有什么道德行为：全属臆造。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无法证明（譬如，康德许愿的东西，基督教也是如此），——而是因为它们根本不可能产生。人们由于心理误解而构想出同驱动力的对立，而且认为已经标示出这些力中的另一种力；人们虚构了根本没有的第一推动力。有种估计提出了"道德"和"非道德"的对立，据此人们应该说：只有非道德的意图和行为。

定理二：区分"道德"和"非道德"的整个出发点是，道德和非道德行为都是自由的、自发的行为——简言之，或许有这样的行为，或者，换句话说：道德论断只同自由的意图和行为有关。但是，这整个意图和行为的类别纯系捏造。因为，道德标准所依据的世界是根本没有的——不存在道德和非道德的行为。

"道德"和"非道德"对立概念的产生乃是心理错误的结果。"忘我的"、"无私的"、"否定自我的"——这一切都不属实，是凭空臆造的。

有关"自我"的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因为，自我，这是原子论的提法，它同非我的对立是虚假的；同理，从生成的角度来说，自我成了存在物。自我的实体化是虚假的：因为，这种实体化（相信个体不死性）乃是由于宗教道德教育的压力而产生的信条。根据对自我的人为的解脱和真正的解释。人们发现了一种似乎无可否认的价值对立：个别的自我和庞大的非我。个别自我的价值仅仅在于同庞大的"非我"的关系，或从属于它，而且正是为了它而存在，看来这是不言而喻的。——群畜本能决定了这一点。因为没有什么比个人的主权更令这种本能反感的了。但是，假如把自我理解为一种当然的东西，那么其价值必然在于否定自我。

也就是说：

- 1、错误地把"个体"独立化为原子；
- 2、尊崇群畜，因为群畜会断然拒绝始终当原子的愿望，而且认为这种愿望是带有敌意的；
- 3、结论：用改变个体目的之方法来克服个体；
- 4、似乎有过自我否定的行为。因为，人们曾经围绕这些行为幻想出充满对立的领域；
- 5、有人问：人在什么行为中肯定自身最为有力，围绕着这些东西（性别、贪婪、专权、残酷等等）集中了禁令、仇恨、轻蔑。因为，人们认为有无私的欲望。人们抛弃了一切自私的本能，要求无私的本能。

6、由此产生的结果：人们干了些什么呢？人们放逐了最强有力的、最自然的欲望。不仅如此，还放弃了唯一现实的欲望，——为了将来使人认为某个行为值得夸耀，人们必须否认行为中有这种本能在这场——发生在心理学事物中的大骗局。即使各类"自满自足"的人，也只有通过如下的途径再造自身：在善者的眼光看来，也就是误解和改造自身。反之：那些从剥夺人的自满自足中得到好处的一类人（群畜本能的代表人物，譬如传教士和哲学家们），具有了精细的感觉和心理学的敏锐，他们指出，自私自利无所不在。基督教的结论说："一切都是罪恶；我们的美德也不例外。人是绝对卑鄙的。忘我的行为是不可能的。"原罪。简言之：既然人把自己的本能同纯系捏造的善的世界对立起来，也就结束了自我蔑视、无力行"善"。

备注：这样一来，基督教就借此描述了在心理学明目疗法方面的一大进步：拉罗斯福哥和巴斯噶。基督教认为人行为的本质平等性和行为价值的平等性乃是关键问题（——大家都是非道德的）。

于是，人们就要认真教育那些失去自私之心的人们——即传教士和圣徒。而假如说人们怀疑变"完美"的可能性，那么他们却不怀疑知道完美的东西。

圣徒、传教士、"善良的人"的心理学因自然纯幻术的原因而失灵。人们把实际的行为动机解释为不良：因为，为了能够行动，为了能够规定行为，人们不得不把根本不可能的行为说成是可行的，就好像崇拜这些行为似的。人们用欺骗否认过（行为），现在又用同样的办法加以崇拜和理想化。对生命本能的愤怒被认为是："神圣的"、值得崇敬的。绝对的贞洁、绝对的服从、绝对的贫乏：这就是传教士的理论。施舍、同情、牺牲、否认美、理性、感性，用郁郁寡欢的目光来看待一切人们具有的强大特性：俗人的理想。

人们前进了。因为，被否认的本能也来捞取权利（譬如、路德的宗教改革；在"《福音书》自由"的幌子下进行最原始形式的道德欺骗），——人们用圣名为宗教改革重新命名；

——被否定的本能试图证明自己是必然的，以使有道德的人完全成为可能；人们必须生活，为他人而生活。因为，利己主义乃是为了目的的手段。

——人们继续前进，人们试图既把生存赋予利己主义的冲动，也赋予利他主义的冲动。因为，要对两部分人实行权利平等（从利用的角度来说）；

——人们继续前进，人们在寻找更高的功利性，同利他主义观点相比，优先照顾利己主义。因为，就绝大多数人的幸福而言，或就促进人类发展等等而言，（利己主义）更为有益。也就是说，利己主义的权利占据优势，但是，受着极端利他主义远景的影响（"对人类总体有利"）；

——人们试图使利他主义行为方式同自然性达成谅解。人们在生命的基础上寻找利他主义的东西；人们寻求利己主义以及利他主义，认为它们在生命和自然的本质中根源相同。

——人们梦想对立会在未来某个时刻消失，那时，由于持续适应的缘故，利己主义的东西同时也是利他主义的东西；

——最后，人们会明白，利他主义的行为只不过是利己主义行为的一种——会明白，人们达到爱的那种程度会自行消失，这就是对个体权力和人格的证明。简言之，由于人们使人变得更恶，因而也就是使人变得更善——就会明白，人们是互相依存的.....于是，帷幕开启，迄今为止对心理学的重大歪曲，真相大白了。

结论：只有非道德的意图和行为。——也就是说，所谓道德的，应是非道德的。一切欲望都是权力意志派生出来的。因为，它们本质相同。生命的概念：——它表现为（"善和恶"）本能的力度表面上的对立，暂时的等级制，在这种制度下，某些本能要加以管制，或加以利用。——要为道德辩护：经济学的等等。

针对定理二。决定论，因为它是拯救道德世界的尝试，通过使道德易位的办法——即变成未知。

既然以机械论观点设想的世界容不下我们的估价，那么决定论只不过是允许拿这种估价变魔术的手段。因此，人们应该抨击和消灭决定论。同样，也要否认我们有决定自在世界和现象世界分家的权利。

〈 8 8 〉

新教是精神不纯和无聊的颓废形式。迄今为止，基督教就是以这种形式在平庸的北国摸熟了因循守旧之法的。因为，它作为半成品和综合体很值得研究，因为它把不同的制度和来源的经验集于一个头脑之中。

〈 1 2 0 〉

19世纪人的自然化进程（——18世纪是考究的世纪，文雅和宽宏的世纪）。——不是“返回自然”。因为那时根本就不曾有过自然的人类。非自然和反自然价值的经院哲学乃是定例，是开端；人在长期斗争之后走向自然，——人绝不会“返回”的……自然：即敢于像自然一样以非道德方式存在。

我们以粗野的、直接的、不折不扣的冷嘲热讽来对付宽宏感，即使在我们不如它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个社会更自然些，它是富人的、闲适者的社会，人们你争我夺互相倾轧。性爱是一种运动，是为婚姻消除障碍和发出刺激的体育运动；人们为了享乐而生活；人们优先考虑体魄的健全，人们是好奇的和大胆的。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对认识的态度；我们具有最天真的精神放浪，我们憎恨庄重肃穆和等级森严的仪式，我们对百般禁止的东西感到赏心悦目。假如我们在通向认识的道路上真有无聊之感，那么我们恐怕就不会知道认识的兴趣了。

更自然的是我们对道德的态度。原则成了笑柄；敢于妄言自己的“义务”的人，不无讽刺意味。但是，人们重视有益的、善意的信念（——人们认为本能就是道德，贬低其余的一切。此外，还要贬低几个光荣的概念——）。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的政治态度。我们看到了权力的问题，一定份额的权力反对另一份额的。我们不相信不以权力为基础的权利会取得成功。因为，我们认为一切权利都是占领。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重视伟人和伟业。因为，我们把激情看成特权。我们认为，凡是没有伟大的犯罪的地方，绝无伟大可言；我们把一切伟大的存在设想为置身道德之外的行为。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对自然的態度。因为，我们不再为了“纯洁”、“理性”、“美”等等而热爱自然，我们使自然巧妙地“变得吓人”，“变得愚蠢”。但是并不因此而蔑视自然，而是自那以来对它倍感亲切和融洽。它不强求人们尊奉道德，所以我们敬重它。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对艺术的态度，因为我们不要求艺术制造表面的美妙骗局等；现在流行实证主义，它不激动，而是论证。

总而言之，有迹象表明，19世纪的欧洲人不怎么为自己的本能感到可耻；为了有朝一日承认自己的绝对自然属性即非道德性，他们已经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没有怨恨，相反，它强大到足以单独撑持这一局面。

对某些人的耳朵来说，颇像是提倡腐化，而实际却是，人没有接近卢梭所说的那个“自然”，而是在他断然拒绝的文明方面，大大迈进了一步。我们自身得到了强化，因为我们重新接近了17世纪，尤其接近了17世纪的审美（当古①、勒萨热②、勒尼亚尔③）。

①弗洛朗坦·嘉当·当古（1661-1725）——法国戏剧家。——译者

②阿林·勒内·勒萨热（1668-1747）——法国戏剧家，小说家。——译者

③让·弗朗西斯·勒尼亚尔（1655-1709）——法国喜剧大师。——译者

（850）

形式主义艺术家的虚无主义。——由于他们的欢快而使自然变得残酷；以他们的太阳初升而玩世不恭。我们对激动持反对态度，我们要逃到自然会打动我们感官和启发我们想像力的地方去；到我们无所爱的地方去；到我们能够忘怀北国的自然道德表面性和敏感的地方去；——而且也表现在艺术方面。我们偏爱使我们忘掉“善和恶”的东西。我们道德的动人性制造痛苦的能力。似乎通过恐怖和幸福的自然和感官以及力的宿命论而得以拯救。善的生命是没有的。

善行在于自然对善与恶表现出冷漠大度的外观。

历史无正义，自然无善。因此，悲观主义者，一俟成了注重形式的艺术家，就会走进历史。在那里，正义的缺席本身表现出非凡的儒雅之气，那里恰恰表现出完美性——，同样也走进自然，那里恶和冷漠的性格不隐晦自己的真实目的，在那里，自然表现出完美的性格……虚无主义艺术家，由于喜欢和偏爱玩世不恭的历史和自然而泄露了自己的天机。

（740）

犯罪属于“反抗社会制度的起义”这一概念。人们不要“惩罚”一个起义者。因为，人们压迫过他。一个起义者可以是可怜和被人看不起的人。因为，本来就不该蔑视起义。——就我们社会的种类来说，揭竿而起本来就不会有损于人的价值。在某些场合，人们倒是应该因此而敬重起义者，因为他从我们社会那里感

受到了非用战争手段才能解决的问题——他使我们如梦初醒。

罪犯在个别人身上犯有个别罪行，但不能以此证明其全部本能在战争状态下都是针对整个制度的。因为，行为只不过是征象。

人们应该把“惩罚”概念归结如下：即镇压起义、对被镇压者采取的安全措施（全监禁和半监禁）。但是，人们不应用惩罚来表示蔑视。因为，罪犯，无论如何也是人，一个用自己的生命、荣誉、自由从事冒险的人——一条好汉！同样，人们不应认为惩罚就是忏悔；或是一种清算，好像罪与罚之间有某种交换关系似的。——罚是起不到洗雪作用的，因为犯罪并不肮脏。

人们不应向罪犯关闭可能同社会和解的大门：假如他不属于犯罪种族的话。如果属于，则人们应先发制人（一旦拿获，先动手术：阉割）。

既不应把罪犯的恶劣言行算作他的缺点，也不应把他的低下智能当成他的不足。没有任何东西比他自己误解自己更平常的了（尤其是他的反叛本能、削籍的怨恨每每达不到自觉的程度，不读书）。因为受了恐惧感和失败感的影响，他要否定和诋毁自己的作案行为。下述场合则与此截然相反：从心理学角度来说，罪犯屈服于一种莫名其妙的欲望，并且把一个假动机通过次要情节而归咎于自己的案例（譬如，本来只想抢劫财物，结果失手杀了人）。

人们应该小心，不可根据个别的行为而决定一个人的价值。拿破仑就曾告诫过。小偷小摸就更不足道了。假如有人犯了罪，譬如谋杀，但不以为然。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生活中缺少一些有利于承认犯罪的环境。有碍于我们价值的事，我们会干吗？假如人们不相信我们的力量有时会杀死一个人，那么人们就是看不起我们。几乎所有的犯罪案例中都表现出一个男子汉不可缺少的特质。陀思妥耶夫笔下的西伯利亚教养所的囚犯，不是没有道理的。而这些人构成了俄国中最坚强、最宝贵的一部分。假如，在我们这里，罪犯就是一种营养不良、枯萎凋零的植物，那么这一点会使我们的社会制度丢面子的；文艺复兴时期罪犯层出不穷，而且创造了其独特的美德——当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德，也就是脱离了道德的美德。

人们只能把自己无法蔑视的人提升到高处：道德的蔑视乃是一种比任何罪行都要大的凌辱。

〈 2 9 2 〉

道德的非自然化，也就是人们把行为同人割裂；即人对“罪恶”的仇恨，或轻蔑；也就是人们认为，有的行为本来就是善的，或是恶的。

重建“自然”。自在的行为根本谈不上价值，因为重要的乃是谁干的。同一个罪行，在有的地方可以是最高的特权，而有的地方就可能是受罚的标记。其实，这乃是裁判者的自私行为，他们从自己的利害关系来分析案例，或作案人（——或者根据同自己的亲疏关系）。

〈 3 2 7 〉

人们应该逐步缩小和限定道德王国。因为，既然本能长期被冠以虚伪的道德之名，人们就应该为本来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本能正名，以表敬意；人们应该出于对自己出言日益傲慢的诚实感的尊重而忘却、否认和洗雪自然本能的耻辱。这是人们能否放弃道德力的标准；要设想出一个高度，在这个高度上人们会对“道德”概念有完全异样的感觉，以致听起来像文艺复兴时期美德的发音，就像脱离道德的美德。不过是在未来的某时——我们离这个理想还相当遥远！

道德领域缩小，这是道德进步的标志。凡是人尚且无力进行因果思维的地方，人们就会进行道德思考。

〈 9 2 4 〉

那种没有任何理由自卫和向自身进攻的人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假如一个人丧失了他能攻善守的欲望，那么他还能余下什么呢？

〈 1 9 2 〉

“信仰”还是“仪式”？一种特定的估价和信念的产生乃是为着特定的“仪式”和习惯，这与“仪式”产生自单纯的估价这件事一样自然。人们应该锻炼自己，不是通过价值感的增长，而是通过行为；人们应该首先能够有所作为……路德的基督徒乃是浅薄。信仰乃是一种辅助物。背景则是对路德的信念以及诸如此类对基督教事业的无能，是一种个人的事实，蒙上了一层极端的疑惑，也就是怀疑是否真有某个行为是完全有罪和胡作非为，以致生存的价值跌落到个别人无所作为的程度，于是，呈现出紧张状态（祈祷、忏悔等等）。——最后，也许被他言中了，本能，宗教改革家的全部行为都表现出的那种本能，乃是世间最残忍的本能。对他们来说，生命只表现在绝对避开自身，表现在向对立面的沉降，一味忍受幻觉（“信仰”）。

〈21〉

完全的虚无主义者。——虚无主义者理想化了的眼睛变得卑鄙了，眼睛不忠实于自己的记忆了——。因为，眼睛使记忆衰退，像秋叶一样凋零；眼睛无法防止记忆力衰退到死尸般苍白的地步，就像弱者把记忆倾注于遥远和逝去的事物一样。而虚无主义者不放进自身的东西，他也不会施于人的整个过去——他使记忆衰退。

〈28〉

不完美的虚无主义，它的种种形式：我们生活于其中。

不去重估迄今为止的价值，而试图逃避虚无主义：会适得其反，使问题弄僵。

〈217a〉

反对基督教理想的战争，反对“极乐”说和“救世”说就是生命目的的主张，反对头脑简单者、良心纯洁者、受苦受难者和多灾多难者享有最高权力。

〈280〉

群畜本能把中间层和近乎中间层的估价视为至高无上和无比宝贵，因为，这是多数人所处的地位；方式和方法和他们使用的相同。这样一来，本能就成了一切等级制的敌人，它认为自下而上的升迁，同时也是由超大值降为最小值的过程。群畜感到特殊者，不论居于其上，还是居于其下，都是与他们为敌的，有害于他们的。他们对待居上的特殊者即强者、有力者、智者、勇者、手腕，就是说服这些人充当保护人、牧人、卫士——叫他们充当第一批仆人。因为，群畜借此转危为安，变害为利，化险为夷。中间层消失了恐惧感，因为，这里，人们与世无争；在这里，无误解容身之地，这里有平等；这里不认为自身的存在是障碍，而认为是正当的。这里弥漫着一片自满自足之气。怀疑，乃是特殊者的事；特殊者的存在被认为是罪过。

〈817〉

整个艺术和科学的链条，假如其中少了女人，少了女人的事业，真的就缺了个环节吗？让我们承认特殊者的存在吧！他们会证明下述的通病——女人在所有非事业行当中，如书信、回忆录乃至世界上最纤巧的手工艺等，简言之，在一切非职业行当中干得都很出色，这恰恰因为女人会由此使自身变得完美，因为女人借此得以服从于自身占有的唯一艺术动力——乐于沉沦……但是，女人用真正艺术家的激烈的冷漠感能有什么作为呢？这种艺术家认为，鸡毛蒜皮之类小事反倒比承认自身重要得多；因此，他搜索枯肠挖掘最隐私、最内在的东西。他认为，除非女人善于成为形式（——委身于人，使自身公开化——），否则便没有任何价值。艺术，艺术家从事的艺术——你们根本不了解它是什么，它就是刺向一切贞操的一刀？！……自本世纪始，女人才敢涉文学（而文风拙劣，用老米拉波①的话来说）。因为，女人写了书，创作了作品，却失掉了本能。为了什么？假如我可以问一句话。

①加布里埃尔·德里凯·米拉波（1749-1791）——法国政治家，伯爵，1790年任雅各宾俱乐部主席，1791年任国民议会主席。——译者

〈827〉

现代艺术乃是制造残暴的艺术。——粗糙的和鲜明的勾画逻辑学；动机化简为公式，公式乃是折磨人的东西。这些线条出现了漫无秩序的一团，惊心动魄，感官为之迷离；色彩、质料、渴望，都显出凶残之相。譬如，左拉①瓦格纳；在更精神性的秩序上还有泰纳。总的说来就是逻辑、众多和凶残。

①埃米尔·左拉（1840-1902）法国作家，自然主义代表人物。——译者

〈322〉

——恶习紧紧同使人难堪的东西纠缠在一起，以致为了最终摆脱同自己的联系，人们就要摒弃恶习。这就是著名的唐豪舍②事件。唐豪舍被瓦格纳的音乐弄得失去了耐性，在维纳斯这个女人那里再也无法按捺心中的欲火。突然间，美德战胜了挑逗；一位图林根少女的身价看涨，极而言之，他甚至赞赏伏尔伏拉姆·冯·埃申巴赫③的手法……

②唐豪舍（1205-1270）——原为南德宫廷抒情诗人（骑士），瓦格纳同名歌剧的主角。——译者

③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1170-1220）德国史诗《帕西法耳》的作者，著名中高德语诗人。——译者

〈814〉

艺术家并非伟大的激情之人，这是他们向我们，同时也是向自己时常叨唠的一句话。理由有二：首先，他们丧失了对自身的羞耻感（他们注视自己的面孔，因为他们活着；他们潜伏起来，他们过于好奇），同时也丧失了对伟大激情的羞耻感（他们剥削作为艺术家的自己）。但是，其次，你们这些魔鬼，你们这些天才，你们嫉妒他们对力（也叫激情）的挥霍。——纵有才能，人们也会成为自己才能的牺牲品的，因为人们生活在自己才能这个魔鬼的控制之下。

人们通过描写激情，是制服不了激情的。毋宁说，假如人们描写激情，人们就会与之同归于尽。（歌德教诲的则是另一个样子；不过，似乎他在这里是想误解自己——出于温情。）

〈217b〉

从前有个人很引人注目，样子很像基督教的那个理想。时间、地点？起码在心理学家和全身检测器的眼睛看来是如此！——请通读普卢塔克①笔下的英雄谱吧！

①普卢塔克（约50-125）——古希腊哲学家，作家，道德论者。——译者

〈877〉

大革命造就了拿破仑，他就是大革命的辩护词。以同样的代价，人们也许会欢迎无政府主义摧垮我们的文明。拿破仑造就了民族主义，他就是民族主义的辩护词。一个人的价值（除开道德性和非道德性是恰当的，因为，道德概念根本不涉及人的价值）不在于这个人的功利性。即使别人从他身上得不到任何益处，他也许照样存在下去。可为什么这个极端有害的人就不能成为整个人类的顶峰呢？他是如此之崇高，如此之优越，以致万物都会因之毁灭！

〈310〉

A. 通向权力之路，也就是以旧道德之名来荐举新道德——激起兴趣（“幸福”即是结果，反之亦然）——否认反道德的艺术，——充分利用优势和偶然为美化道德服务——通过牺牲和孤立使道德信徒变成狂热分子；——伟大的象征。B. 取得了的权力：1. 道德强制手段；2. 道德诱惑手段；3. 道德礼仪（朝臣）。

〈826〉

“错误的强化”：——

1）摹仿浪漫主义：持续不断地突出表现力。这并不是强大的表现，而是匮乏感的表现；

2）风景如画的音乐即所谓戏剧性音乐，其主要特点是更轻松（就像自然主义小说里的表情和行为低级野蛮、庸俗）；3）“激情”，这是神经和疲惫的灵魂的事；就像享受高山、沙漠、暴风骤雨、放浪形骸和丑陋现象的情况一样——享受数量巨大和暴烈粗犷的东西（譬如，在历史学家那里）；其实，崇拜放荡情感是有的。（——强大的时代具有一种完全相反的艺术需要——需要超越激情，这怎么可能呢？）

4）对激动人心的质料的偏爱（性爱，或社会主义，或病理事物），这一切都是征候，表明今天为谁创作，为超负荷者、精神涣散者、或被削弱者。

为了全面发挥作用，人们应该制造残暴。

第十六节

〈3 5 3〉

对善良人的批判。——正派、尊严、责任感、正义感、人性、诚实、正直、心地善良，——这些动听的字眼难道是为了特性本身才去肯定特性的吗？或者，这里，价值的一般特性和状态仅仅在特性会获得价值这种观点指导下才去活动吗？这些特性的价值就在这些特性之中吗？或者，就在它们带来的利益和优点之中（好像是随之而来的，人们希望随之而来）吗？

我在这里当然且不说论断中的自我和阉割的对立。问题在于，这是不是结果，无论就这些特性的体现者而言，还是对环境、社会、“人类”（因此特性才具有价值）而言；或者，这些特性本身是否具有特性……换句话说：这就是相反特性所谴责、攻击、否定（——认为它们不可靠、虚伪、乖僻、自我怀疑、非人性——）的功利性吗？这些特性的本质？或仅仅是这些特性的结果受到过谴责吗？——换一种问法：具有第二种特性的人不要生存，这难道是合意的吗？——无论如何，有人相信这些……但是，这里隐藏着狭隘利己主义的谬误、近视、偏颇。

换句话说，单纯创造偏袒正派人的状态——致使相反的天性和本能意志消沉、慢性死亡，这难道也是合意的吗？根本说来，这乃是审美和美学的问题：让“最可尊敬的”即极端无聊的一种人存留下来，这是合意的吗？那些正人君子、道德家、老实人、正经人、愚夫蠢汉呢？

假如人们设想，不存在“异类”的过剩，那么老实人就根本没有生存的权利。因为，不需这种人，——这里，人们看到，使这种令人不堪忍受的道德受人尊重的原因仅仅在于它粗糙简陋的功利性。

合意性也许正好在相反的一面。要创造这样的状态，在那里，“正派人”降格为“有用的工具”这样一种寒怆的地位——作为“理想的群畜”，往好里说，当群畜的牧人。简言之，在这种状态下，正派人排不到更高一等的、要求异样特性的品级。

〈2 4 1〉

欧洲文化的幽默：人们认为这是真实的，但是，人们干的却是别的。譬如，假如教会对《圣经》的解释，新教对《圣经》的解释，还有，天主教的解释长此以往地保持下去，那么读书和批判的全部技艺又有什么用呢！

〈8 4 9〉

未来的东西。——反对伟大的“受难”这种浪漫主义。——要认识到，为什么一切“古典的”审美都要配属一定数量的冷漠、清醒、严酷：这主要是逻辑学的原因。精神性的幸福、“三位一体”、聚精会神，它们仇恨感性、情绪、机智，仇恨众多、不确、彷徨、预感，就像是仇恨易逝、顶峰、美丽、善良一样。人们不应拿艺术家的公式当儿戏，人们要改造生命，以后，生命应该书写自身。

这是一出欢快的喜剧，我们今天才学会嘲笑于它，现在才看见它：海尔德、文克尔曼、歌德和黑格尔等的同时代人曾经要求重新发现古典的理想……而且同一时间还要求重新发现莎士比亚！——同一类人却以卑鄙的方式宣布同法国人的古典学派一刀两断！……但是，人们本来希望“自然”、“自然性”

啊！死脑筋啊！人们竟然认为古典性就是自然性哩！

不带任何偏见，不要优柔寡断，认真想一想，古典审美到底在何种土壤里生成。使人经得起硬化、简化、强化、恶化：这是同属一体的。逻辑学和心理学上的简化。不看重细节、综合的东西、不确的东西。

德国的浪漫派不反对古典主义，而是反对理性、启蒙、审美和18世纪。

瓦格纳的浪漫主义具有的敏感性，是古典敏感性的对立面。

求统一的意志（因为统一性是残暴的，是折磨听众和观众的），但在大事上却不能对自身残暴。也就是要考虑到作品本身（考虑到放弃、缩短、解释和化简）。以质量取胜（瓦格纳、雨果、左拉、泰纳）。

〈1 0 6〉

德国音乐为什么在德国浪漫主义盛行时期达到了高峰？为什么德国音乐中没有产生歌德？而在贝多芬中又有席勒①，确切地说，有多少“克拉”②！舒曼本身含有艾兴多夫③、乌兰德④、海涅、霍夫曼⑤、蒂克⑥、理查·瓦格纳具有弗赖许茨⑦、霍夫曼、格林⑧、浪漫主义传统、本能的神秘天主教、象征主义、“激情的自由思想”（卢梭的意图）。《漂泊的荷兰人》大有法国式的味道，那里《怕光的人》（1830）曾经成为诱惑者的典型。

①席勒（1759-1805）——德国杰出的诗人，戏剧家，狂飚运动代表作家之一，著有《强盗》、《阴谋与爱情》等。——译者

②传说中的少女殉道者，保罗的弟子和随从。——译者

③约瑟夫·艾兴多夫（1788-1857）——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男爵。——译者

④路德维希·乌兰德（1787-1862）德国晚期浪漫派诗人。——译者

⑤恩斯特·泰奥多尔·阿马德斯·霍夫曼（1776-1822）——德国浪漫主义诗人，作曲家。——译者

⑥路德维希·蒂克（1773-1853）——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译者

⑦德国传说中的魔弹射手。——译者

⑧即格林兄弟（1785-1863）（1786-1859）——德国著名语言学家，童话作家。——译者

音乐的崇拜，对形式的浪漫主义崇拜，瓦格纳综合了浪漫主义德国的和法国的——

〈387〉

激情等级这一整套观念：就好像理性的引导就是理所当然和正常的似的，——而激情似乎是不正常的、危险的、半兽性的。

此外，就激情的目的来说，无非是对快乐的渴望……激情的尊严受到损害：1．好像激情是不适当的方法，是不必要的，不总是推动力；2．因为激情盼望着没有任何贵重价值的东西，也就是音乐……

否认激情和理性，好像后者是自为的本质似的，而且尤其后者不是各种激情和渴望的合乎比例的状态；好像不是每个激情都是有理性的成份似的……

〈425〉

哲学家身上的"客观性"：道德对自身是冷淡主义的，对后果好坏则是盲从；对使用危险手段不假思索；性格乖张和多样，这被认为是优点，而且予以充分利用。

我对自身抱着深刻的冷漠。因为，我不想从我的知识中得到任何好处，同时也不回避这些知识必然带来的坏处。——这里也包括人们称之为损害性格的东西在内；这种远景在于外部，因为，我有我的性格。但是，我既不想弄清它，也不想改变它。——我从来没有想过个人的操行如何。在我看来，一旦人们对个人的事情感兴趣，他就等于给自己关上了知识的大门——或者，一旦关心"拯救灵魂"！……人们不应该过份看重自己的道德性，同时，也不应放弃对道德对立物的起码权益……

在这里，也许要把道德遗产作为前提，因为，人们预感到，要是不因此造成特别贫困化，那人们是可以从中挥霍和抛弃不少东西的。永远不要去尝试赞赏"美丽的灵魂"这样的感情；要善长在它们面前表现出优越感来；要带着一种内在的嘲弄之情去同道德怪物打交道。破坏贞操——这是一种神秘的快乐。

要围绕自身转动；没有变"善"，或成为"异样"的愿望。要特别当心，不要让事物沾染半点道德性的触须和网络——。

〈242〉

人们还没有很好地总结，我们欧洲人生活在何种概念杂陈的野蛮时代。人们可能认为"拯救灵魂"只靠一本《圣经》就行了！……而且，有人对我说，时至今日，老百姓还是相信这一点。

假如教会所坚持的这种对《圣经》的荒唐解释毫无羞愧之色，那么一切科学教育，一切批判和解释之学说又有什么用呢？

〈777〉

爱——你们可要认清：就是这种爱，这种女人的同情——还有比它更利己主义的吗？……假如她们作出牺牲，牺牲了自己的荣誉、美名，那么她们为谁牺牲？为了丈夫吗？或者，为了放肆的追求？——这同样也是不折不扣的自私自利的渴求：

她们是否也为别人着想，而且筹措报答之情呢……

这样一种不成样子的估价怎么能拯救一切他人呢！！

〈264〉

有人认为，人类总是超越自己内心世界的基本事实，这有多么虚伪、多么荒谬啊！这里没有了眼睛，

这是信口雌黄——

〈3 4 2〉

A、一贯的种类。这里，人们要弄清，也许人们不仇恨恶；不与恶作对，不去发动对自己的战争；人们不仅会忍受实践必然带来的痛苦；人们完全生活在肯定的情感之中；人们对待敌人的派系，既听其言，也观其行；人们会通过和平的、善良的、和睦的、多情的、多助的、可爱的状态这种超级胚胎使别种状态的土壤变得贫瘠……，人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实践。这里取得了什么进展呢？——佛教的种类，或者说完美的母牛。

上述观点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即，假如道德没有盛行，假如恶不因其自身而受到怨恨，而仅仅是因为它向我们指出了种种使我们感觉痛楚的状态（动荡、劳苦、忧虑、混乱、寄人篱下）。

这乃是佛教的主张。因为，这里无人仇恨罪恶，这里根本没有“罪恶”的概念。

B、动摇不定的种类。人们会发动对恶的战争，——人们认为，为了善的利益，战争不要导致一般战争必然带来的道德结果和性格结果（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因战争之恶而嫌弃战争）。其实，这种反恶之战的质变来得比人对人的一切敌视都更为彻底。通常作为敌人的“人”（至少是想像中的人）会再次潜入（魔鬼，恶的精灵等），它敌视、窥探和侦察我们心中非善的和可能是恶的起源，这些行为都要以苦不堪言和动荡不宁的状态而告终，以致今日“奇迹”、报赏、狂喜、彼岸的解决办法变得合人心意了……这是基督教的种类：或者说彻底的伪君子。

C、斯多葛的种类。坚定、自我克制、毫不动摇，它乃是一种长期的不屈意志的安宁——深深的平静、防御状态、壁垒、好战的疑心——原则坚定；意志和知识的统一；尊重自身。退隐的种类。十足的蠢货。

〈1 7 0〉

基督教一开始就把象征变成了卑鄙下流之物：

1. “真生命”和“假生命”的对立：误认为是“此岸生命”和“彼岸生命”的对立；
2. “永生”的概念和个人生命的对立，个人生命的易逝性被说成是“个人不死性”；
3. 按照希伯来-阿拉伯风俗，通过共享酒食的结拜被认为是“变体说的奇迹”；
4. “复活——”被认为是开始“真生命”，是“再生”；由此：

死后某时会出现历史的或然性；

5. 人之子被认为是“上帝之子”，是人同上帝间的生命关系。由此产生了“神性的第二人格”——要加以清除的正是它。因为，每个人相对上帝都成了父子关系，连最下贱的人也不例外；

6. 信仰救世说（也就是说，除了基督教诲的生命实践而外，再没有达到上帝人子地位的途径了）反而变成了某种对奇怪的分期赎罪的信仰，它不是由人而是由基督的行为实现的。这样一来，必须重新解释“受难的基督”。死本身根本不是事实……毋宁说只是一个标志——表明人们对当局和世界法律应抱的态度——那就是不要设防……榜样树在这里了。

〈1 9 6〉

起初，基督教仅仅是反对古典和高贵宗教的斗争。

其实，这整个变化乃是向当时教众的需要和理解水平的转化。就是那些群众，他们信奉伊西斯①、弥特刺斯②、狄俄倪索斯等“伟大的母亲”，并要求宗教具有：1. 彼岸的希望；2. 以动物之血作为牺牲的魔法（神秘）；3. 救世行为，神圣传奇故事；4. 禁欲主义、厌世、迷信的“净身”；5. 等级制、教区的组织形式。简言之：基督教要使自己适应已有的、无孔不入的反异教，适应伊壁鸠鲁早已批驳过的崇拜……确切地说，就是适应下贱民众的、女人的、奴隶的、非高贵等级的宗教。

①埃及神话中之女神名，司丰产和母性。——译者

②波斯（一说来自印度、伊拉克）光明之神，传播范围自波斯经罗马直到日耳曼和太不列颠，该教自公元4世纪开始衰落。——译者

这样说来，被我们误解的有：

1. 人的不死性；
2. 所谓的另一个世界；
3. 居于生命解释中心的惩罚和赎罪等荒唐概念；

4. 使人非神性化，而不是使人神性化。距离彻底拉开，靠奇迹，靠极度的自我蔑视的虚脱是填不满这条沟壑的；

5. 整个世界成了毁坏的想像力和病态的欲望，而不是可爱而单纯的实践，不是一个在尘世可以实现的佛教乐土；6. 带有传教团体、神学、崇拜、圣礼的教会制度；简言之，一切都是拿撒勒的耶稣所反对的东西；

7. 无所不在的奇迹、迷信，而犹太教和最古老的基督教与众不同的东西正是对奇迹的反感，这是相对的理性。

〈352〉

权力概念，不论是上帝的也好，人的也好，总要同时包括损、益两个方面的能力。在阿拉伯人那里是如此；在希伯来那里也是如此。在一切强大的种族那里莫不如此。

假如人们用二元论的方式分割这两种能力，那么这个步骤就是很致命的了……道德就会因此而变为生命的混合制剂了……

〈195〉

"基督教"的行为和思想同其创始者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个古代文化伟大的反异教运动乃是利用基督教创始人的生平、学说和"言论"来阐述的，是按照完全不同的需要的模式进行的极端随心所欲的解释。因为，已经转化成一切已有的、地下宗教的语言了——

这就是悲观主义的兴起（——而耶稣本来想给羔羊带来和平和幸福的），而且是弱者、下贱人、受苦人、被压迫者的悲观主义的兴起。

他们的死敌就是：1. 在性格、精神和审美方面的权力；"世俗性"；2. 古典的"幸福"，高贵的轻率和怀疑，他曾经有过智者的骄傲，偏心的放纵和冷漠的自足，在仪表、语言和形式方面具有希腊式的狡黠。他们的死敌就是罗马人，同样也就是希腊人。

反异教尝试在哲学上论证古代文化具有双重人格的嗅觉，而使这一点成为可能的首推柏拉图，他是本能的反希腊论者，并具有闪族的嗅觉……同理，斯多葛主义也是如此，因为它基本上是闪族的事业（——把尊严当成道貌岸然，把法律、道德当作伟大，敢做敢当；把权威当成个人的最高独立自主性——这都是闪族的。斯多葛主义者是裹在古希腊尿布和概念里面的阿拉伯酋长）。

〈917〉

自我感觉更加健壮——或者，换句话说：快乐——总是以比较为前提的（但不一定是同其他人相比，而是同自身，处在增长状态中，而不是一开始就真的知道怎样进行比较——）。

人为的强化：不管是通过兴奋化学剂，还是通过兴奋性的错觉（"幻觉"）：

譬如，基督教那样的安全感：基督教从自己的信任感，忍耐感和沉着镇定感中自感强壮。因为，他把这种人为的强化归功于上帝庇护这种幻觉；

譬如，优越感：就像摩洛哥伊斯兰教主只看见自己的三大统一王国占领了地球的五分之四大小的面积一样；

譬如，唯一感：就像欧洲人主观设想文化进程只在欧洲演进，而他们自己就像一个缩短的世界过程一样。或者，就像基督徒使众生都围绕"拯救人类"旋转一样。

——问题在于，人们在什么地方感到有压力、不自由。各按不同的情况，产生出另外一种变得更强壮的存在感。譬如，对一位哲学家来说，在酷寒、山阴做抽象体操，他大有鱼儿入水之感；而色彩和音响则会使他受到压抑，更不用说那隐约模糊的渴望了——别人称之为"理想"。

〈885〉

据我所知假如人们真以为伟人和特殊者的产生要取决于多数人的同意，（包括：他们要了解什么样的特性属于伟大这个范畴；同时也要了解，一切伟大是依靠牺牲谁的利益得以发展的）——，那么从古至今简直就没有出现过伟人！——

事物的进程并不取决于绝大多数人是否同意，而是取决于过程采取的途径是什么。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世上出现了几件令人惊奇的事。

〈773〉

自我感觉的形态学。

观点之一：在人格自我感完全无法设定个人价值时，同感和团体感就成了低级的准备阶段。

观点之二：集体人格感的高度、对种族距离的自豪感、不可一世感、对调停、平等、和解的反感等，为什么成了个体自我感的一个流派，尤其因为这种反感会强制个别人去体现整体的自豪感。——因为人的言行必须表现对自身的极度尊重，假如他以人格来扮演集体的话。同样，假如个体认为自己乃是上帝的工具和传声筒的话。

观点之三：非我化的种种形式实际上对于人格来说具有莫大的重要性。因为，更高等的暴力要利用这些形式。对自我抱着宗教式的怯懦情绪，这乃是预言家、诗人的心理状态。

观点之四：整体责任感，谆谆教诲人格要具有远大眼光、严酷而可怕的手腕、审慎而冷漠的举止、落落大方的仪表，并且许可人格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承认自己具有上述特点。

总而言之：集体自我感是人格独立性的伟大预科。高贵等级就是这遗产的教员。

〈166〉

耶稣提出了一种真正的生命，一种真理中的生命和通常生命的对立。因为他最讨厌的就是"永恒化的彼得"、人格的永生。他与之斗争的东西就是"人格"，这个装模作样的东西。他如何使"人格"永恒化呢？

同样，他也反对教区内的等级制，因为，他从未答应过论功行赏的事，他怎么能去谈论彼岸的赏与罚呢！

〈167〉

基督教乃是幼稚的佛教和平运动的前奏，它来源于心怀宿怨的群畜.....不过，它经由保罗之手变成了异教的神秘学，而且学会了同整个国家组织搞默契.....它发动战争、设立法庭、严刑拷问、指天发誓、煽动仇恨、无恶不作。

保罗的出发点就是，宗教激发了大众对神秘的需要。因为，他寻找一种牺牲，一种靠神秘崇拜的种种形象维持的血腥幻术。受难的上帝、饮血盟誓，通过严守秘密而同这位"牺牲"保持一致。

他试图把生存的永续（个别灵魂亡故的、洗罪的永续）当作复活而同那位牺牲发生因果关系（按照狄俄倪索斯、弥特刺斯、俄西里斯①的典型）。

①古埃及神话中的太阳神，后为冥主，一说自然界死而复生之神。——译者

他需要把过失和罪恶概念提到首位，而不是把新的实践（像耶稣本人指点和教诲的那样），而是新的崇拜、新的信仰，一种与奇迹等等的变体说（通过信仰而得"救赎"）。他通晓异教世界的伟大需要，并且拿基督生死的事实信口雌黄，每句都用扬音重读，无处不设重力.....他在原则上抛弃了原始的基督教。

传教士和神学家遭到了暗算，这要归功于保罗，代之而起的是传教团体和神学——一个居统治地位的等级即教会。过度吹捧的"人格"惨遭毒手，这导致了以"永恒人格"的信仰（为"永恒的救赎"操心.....），导致了个人利己主义的吹嘘，以致矛盾百出。

这乃是事情的幽默所在，一种悲剧式的幽默。因为，正是保罗大树特树了基督生前所厌弃的东西。最后，当教会羽翼丰满时，甚至主宰了国家的命运。

〈335〉

一旦人们按照下列标准去看人，即人是如何理解奋斗、坚持、利用环境、克服对手，那么就不会对人那么在意了；相反，假如人们是在人有所追求时去观察，则人就成了荒唐无比的猛兽.....仿佛人为了恢复其健壮和男性的美德，就需要有个怯弱、懒散、虚弱、娇嫩、阿谀奉迎众相杂陈的场所似的。请看看人的"合意性"吧！请看看人的所谓"理想"吧！有追求的人，是靠自己的永恒之宝——自己的作为——而恢复体力，因为那里充满了无足轻重、荒诞无稽、毫无价值、幼稚可笑的东西。在这种富于发明创造和消息灵通的动物身上，精神的贫乏和无所作为简直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理想"似乎就像人为自己完成一切现实和紧急的任务，必须付出巨大的支出而缴纳的款项一样。假如现实性消失，继之而来的就是梦境、疲惫、瘫软。因为，"理想"就是梦、疲、软的一种形式.....最健壮的天性将等同于最无力的天性，假如上述状态驾临他们头上的话。因为，他们把劳作、斗争、激情、紧张、对立、总体"现实性"的中止神性化了.....即成了获取知识、积累认识的中止。

"纯洁"，他们就是这样来称呼愚蠢化理想状态的；"极乐"：懒散的理想状态；"爱"：无意树敌的群畜理想状态。这样一来，人们就把一切使人低下的现象都抬到"理想"的高度了。

〈169〉

替我们赎罪而死的上帝；由于信仰而得到的拯救；死后的复活——这些都是给原来的基督作伪，人们应该叫那个凶多吉少的怪癖（保罗）为此负责。

但是，为人师表的生平，却存在于“爱”和屈辱之中；存在于甚至包纳最低贱者那颗充实的心中；存在于形式上放弃了保持权利的愿望、防御、个人得胜意义上的胜利的行为之中；在于，尽管尘世充满苦难、倾轧和死亡，也要信仰这里的“极乐”；在于谅解之中；在于没有怨恨、蔑视的状态；在于不想受人褒贬；在于隔绝人世；在于僧侣最精神性的无为；在于生活在要穷困和要受用于人的意志支配之下。

既然教会接替了整个基督教的实践，既然全面推行国家生活，也就是耶稣所反对和指责过一种生活，教会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更改基督教的宗旨，变成对不值一信之物的信仰，变成祈祷、礼拜、宗教节日等等。“罪恶”、“宽恕”、“惩罚”、“奖励”——一切原始基督教中不值一提和几乎没有的东西——

如今都粉墨登场了。

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希腊哲学和犹太教的大杂烩；是禁欲主义；是旷日持久的审判和宣判；是等级制，等等。

〈193〉

——“为了信仰，怎么办？”——这是个荒唐的问题。基督教所缺少的就是坚持当初基督明言要做的一切。

那时寒酸的一生，不过要用蔑视的眼光来解释。

〈224〉

上帝创造了人，幸福、悠闲、清白和不死的人。而我们的实际生活则是虚假的、堕落的、有罪的，一种惩罚性的生活……苦痛、斗争、辛劳、残废，这一切都被说成对生命的责难和质问，被认为是非自然的现象，是不应永续的东西。为了对付它们，需要药剂——有！……

自亚当起始至今，人一直处在不正常的状态之中。因为，生命的自然性格乃是一种灾祸；基督把正常状态归还给了他的信徒。因为，他使人幸福、悠闲和清白。——但是，假如没有劳动，尘世倒还没有变得这么可怕；女人生孩子不是没有痛苦的；疾病的肆虐并未停止；信徒和非信徒，处境同样之坏。人是认为人已经免除了死亡和罪恶——这是信口开河——，这是教会的武断。“他解脱了罪恶”——不是通过他的行动，不是通过由他出面的据理力争，而是通过拯救赎回来的——因而是完美的、纯洁的、天堂一般的……

真实的生命不过是一种信仰（也就是自欺，胡思乱想）。你争我夺、战乱不休的整个生命，充满了光明和黑暗的生命，不过是一种拙劣的、错误的生命：解脱，这就是使命。

“纯洁、悠闲、不死而幸福的人”——首先就应该批判这种最高的合意性的蓝本。为什么过失、劳动、死亡、痛苦（用基督教徒的话来说，就是认识）竟同最高的合意性发生了矛盾呢？——由于基督教的腐朽概念，“极乐”，“纯洁”，“不死性”——

〈759〉

人们既无权要求生命，也无权要求劳动，更无权要求“幸福”：因为，个别人的情况同最低级的蛆虫没有什么两样。

〈723〉

互惠，期望酬谢，这是用来贬低人的价值的、令人最不放心的形式。它带来了那种会把距离感的鸿沟贬低为非道德的所谓“平等”……

〈168〉

——教会，正是耶稣传道抨击的对象——他教诲自己的门徒要与教会斗争——

〈194〉

踏入真实的生命——人们会把自身的生命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因为人们过的是普遍的生活——

〈718〉

你们大家都没有杀人的勇气，或者，仅仅有鞭打人的勇气，或者，只是——。但国家这架庞大的机器却压制个别人，以致个别人会拒绝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服从、发誓等等）。

——个人为国家贡献的一切，都是违背个人的天性的；

——同理，他为着报效国家而学习的一切技能，也是违背个人天性的。

通过分工可以达到这一点（以致无人负责全部工作）：

立法者——就是执法者；

纪律教师——就是那些通过纪律的约束而变得刻板严肃的人们。

〈191〉

基督徒绝对不会实现耶稣给他们规定的行动，而“用信仰来辩护”信仰乃是崇高而唯一的大事这些无耻澜言，不过是教会无勇气、无意志承认耶稣要求的事业的结果。

佛教徒的行为有别于非佛教徒；基督徒的行为则同于一切人，而且他们的基督教充满了种种仪式和气氛。

欧洲基督教具有深刻的、令人讨厌的欺骗性——。我们真该受到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人的蔑视……请听一听，头号德国国务活动家关于40年后的今天的欧洲是怎么说的吧……

〈207〉

原始基督教就是要废除国家。因为，它禁止宣誓、兵役、法庭、自卫和集体防卫、国人和蛮夷的划分；同样，也禁止等级制。

基督树立了榜样，因为，他对得罪自己的人不加反抗；他不自卫；甚至比这还有过之：因为他“转过左脸”①、（他回答的问题就是：“你是基督吗？”，“并且就是从这时起，你们就会看到坐在力的右手边②的人之子，并看见他来到天空的云中”）。他不许自己的门徒保护自己；他提请注意，他本可以得到帮助，但他不要。

①传说耶稣复活后升天，坐在上帝的右手边。——译者

②见《马太福音》第5章：“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译者

基督原来也要取消社会，因为，他优先照顾一切遭社会歧视的人，他赖以起家的是声名狼藉、受谴责的人——种种麻疯病患者——“罪人”、税吏、妓女、最愚蠢的民族（“渔夫”）等；他以富人、学者、显贵、德高望重者和“正人君子”之流为耻……

〈748〉

来点新鲜空气吧！欧洲这种荒唐局面再也不能长此下去了！在这头长角的畜生——民族主义的身后有某种思想在作祟吗？尤其是眼下，在一切现象都预示着对激起鲁莽行动的自我感觉怀着更大的共同兴趣的时候？也就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精神的依赖性和非民族化跃入眼帘，而现今文化的本来价值和意义却在于双方的融合和受精！……“新的帝国”又在陈旧不堪和备受青睐的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权利和选举上的平等。

在毫不足用的状态内部争夺优先权；这种文化就是大城市报纸、热昏和“无目的性”——！

欧洲经济大联合势在必行——同样，作为反响的和平运动，也将出现……

这是个和平之党，不是禁止自己和孩子们参战的那种伤感情绪；它禁止使用法庭；因为法庭审判会招致斗争、矛盾和为害自身：因为这是被压迫者的党，至少对一个时代来说是如此；而后变成了大党。它反对复仇和怨恨的情感。

它是个战争之党，对自身也同样原则而严肃，而方向相反——。

〈179〉

论基督教的心理学。——原动力仍旧是怨恨、民族起义和败类造反。（这一点与佛教不同。因为，佛教的产生不是来自怨恨运动。佛教反对怨恨，因为它使人盲动）。

和平之党知道，在思想和行动上放弃敌意，这乃是鉴别和保存条件。人们难以了解基督教的原因就在于此。因为，基督教创造的欲望会迫使人们针对自身进行一场原则之争。

这样的起义运动，只有作为和平和纯洁的党，才会有成功的可能。因为，它应该通过极端的和缓、甜蜜和温良取胜，它的本能清楚这一点——。艺术品：欲望，因为人们本身就是它的表现，所以理应受到谴责和否定，欲望的对立物始终通过语言和行动展现出来——。

〈39〉

理应明白：——一切形式的衰退和病态，始终同整个估价联系在一起。因为，跃居统治地位的估价中，颓废甚至占据了优势。今天，我们不要单纯反对一切由于蜕化引起的贫困这种作为后果的状态，而且要反对迄今为止的一切颓废，它虽是残余，却有着生机。人类丧失了一切基本本能，价值判断全部颓变，这乃是真正的问题，动物“人”，成了哲学家要猜的真正的谜语。

〈1020〉

悲观主义的主要类型：

敏感的悲观主义（痛苦太多，刺激过度）；

"意志不自由的悲观主义（换句话说：对刺激缺乏抵抗力）；

怀疑的悲观主义（怕固化、怕抓、怕摸）。

种种属于此类的状态，人们可以在疯人院里看个够，虽然这样说有些夸张。同样，也可以在那里看到"虚无主义"（"虚无"的洞穿之感）。

巴斯噶的道德悲观主义属于哪一类呢？吠檀多派哲学的形而上学悲观主义呢？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悲观主义（或，雪莱①式的悲观主义）呢？同情式的悲观主义（列夫·托尔斯泰的，或阿尔弗雷德·戴维尼②的悲观主义）呢？

①雪莱（1792-1822）——英国与拜伦齐名的浪漫主义诗人，著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译者

②阿尔弗雷德·戴维尼（1779-1863）——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译者

所有这些不都是一模一样的颓废和病态现象吗？.....过份看重道德价值，或虚构的"彼岸"，或社会紧急状态，或痛苦等等。任何对狭隘观点的夸大，本来就是病态的征象。看重否定，不注重肯定，也是一样！

这方面切不可混淆：不语和无为的兴趣来自肯定，这个庞大的力和紧张局面——尤其是出自一切富有的、强壮的人和时代。像是奢侈；同样也是同可怕事物抗争的勇敢形式；也是对可怕和可疑的同情，因为人们有时也是可怕和可疑的：意志、精神和审美中的狄俄倪索斯式的东西。

〈339〉

认为人类要去完成一项总的任务，人类作为整体要遵循某个目的。这种含糊而随心所欲的观念还很年轻，也许在它尚未变成固定观念"之前，人们又不要它了.....人类，它不是整体。因为，它是个没完没了的、升降不定的一群生命过程。——人类没有青年时代，没有继此而来的成熟期和最后的老年。而是各层次的混杂和重叠——而且经过若干世纪，总有一天会出现比我们今天所能设想的更为年轻的人的类型。另一方面，颓废也属于人类的各个时代。因为，到处都少不了残渣和废料，这是生命过程本身在排泄沉淀物和腐败产物。

由于基督教强烈偏见的影响，没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重要的乃是拯救灵魂；至于人类持续过程，尚无人问津。最优秀的基督徒曾希望基督教尽快告一段落；——没人怀疑个别人理应干的那些事情.....现在，给每个个人都规定了任务，即在未来的某时某刻如何为一个未来的人服务：价值、意义、范围一直是固定的、无条件的、永恒的、同上帝一致的.....与这种永恒类型的人相左的东西，都是有罪的、魔鬼般的、该受谴责的.....

对每个灵魂来说，价值的重力在于自身：要么得到拯救，要么永堕地狱！拯救永恒的灵魂吧！这是非我化的极端形式...每个灵魂都有一个完美化过程；只有一个理想；只有一条通向拯救之路.....这是平等的极端形式，光学放大的自我重要性，放大到了荒唐的程度。这两种现象是有连带关系的.....灵魂既是重要的，又是荒谬的，弄得自己惶惶然不可终日.....

现在，没有人再相信这种荒唐的胡话了。因为，我们用一个蔑视之筛，筛选了我们的智慧。尽管如此，那种惯于按照理想之人的标准生套人的价值的作法，仍旧依然故我。因为，根本说来，既要保持非我化的远景，也要保持理想面前人人平等。总之，人们自以为知道了什么是理想之人的最后合意性.....

但是，这种信仰不过是基督教理想无比娇惯的结果，因为，每当人们细察"理想类型"时都会发现这样的事。人们自认为，一、知道向一种类型靠拢乃是合意的；二、知道该类型属于哪一类；三、知道任何对该类型的偏离都意味着退步、困难、力和权力的丧失.....梦想这种完人会获得压倒多数的选票，这种情况造成了紧张状态。因为，连我们的社会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们，也达不到这种程度。——这样一来，好像真有一种目的进入了人类的发展过程。无论如何，对达到理想进步的信仰，乃是用来设想人类历史目的的唯一形式。总而言之：人们把"上帝之国"的实现寄托于未来，寄托于尘世，深入人性。——但根本说来，人们仍然固守旧的信仰.....

〈871〉

有恶习者和放荡不羁者：他们对渴望者（设定）的价值带来了令人失望的影响。这个道德风尚的野蛮

时代的确令人心惊。因为道德风尚，尤其在中世纪，肯定会形成真正的"道德联盟"——附带说一句，无限夸张意味着人的价值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争斗不休的"文明"（驯服）需要各式各样的刑具和刑罚，以对付恐怖和凶猛的天性。

这里出现的混乱，虽说影响很坏，但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权力意志之人所能求诸自身的东西，也会给自己的权利立下标准。这样的天性乃是无恶不作、放荡不羁的天性的反面。尽管他们有时干的事也会证明小人也有恶习，也会干冒失的事。

这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概念为害最深：人们会禁止本来属于强者特权的那些思想和行动——仿佛强者就不配作人似的。人们破坏了仰望强者的名声，因为人们把最弱者的护身符（也是针对最弱者自身）树为价值标准了。

混淆，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以致人们败坏了生命这位艺坛高手（其自我庄重性同有恶习者和放荡不羁者恰成显明的对照）的名声。就是现在，人们也仍然认为必须反对凯撒·波尔查这样的人物，真是可笑之至！教会鉴于德国皇帝们的恶行，把他们革出了教门。因为，仿佛一个僧侣，或一个教士竟然有权过问弗里德里希二世思想和行动似的。那个唐璜^①该下地狱。多么幼稚可笑！天堂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知道吗？

.....请给女人们指点指点她们最有可能找到救世主的地方吧！——假如人们连贯思索一下，并且进一步认清"伟人"是什么，那么毫无疑问，教会会把所有"伟人"都打入地狱——教会反对一切"人的伟大"。

①唐璜——西班牙传奇人物，荒唐淫乱的贵族，屡见于西方的诗歌和戏剧之中，如拜伦就写有长诗《唐璜》。——译者

第十八节

〈674〉

一个有机体内部产生的现象无穷无尽，我们意识到的那一部分纯系手段。因为，其余的总体会以一种过激的方式证明某些"道德"、"无私"和类似的虚构乃是欺骗。要以完全的非道德的观点出发去研究我们的有机体，这样做是有益的.....

从原则上说，兽性功能比一切美好的状态和意识要高出千百倍。因为，后者一旦不成其为兽性功能的手段，就变成了多余。整个有意义的生命，包括灵魂、心灵、善、道德的精神在内。它们到底为谁服务呢？——服务于尽可能完美的兽性基本功能的手段（营养手段、提高手段），主要是提高生命的手段毋宁说，原因首先在于被称之为"肉体"和"肉"的东西上面。因为，别的都是小小的附属品。继续编织生命的整个链条，这就是使命，要使这条链条日趋牢固有力——这就是使命。但是，请看！心灵、灵魂、道德、精神却在密谋背离这原则的使命，仿佛它们就是目的似的！.....生命的蜕化大体是意识的特殊造假能力决定的。因为，至少生命是本能决定的，所以生命受害为时最长、后果严重。

按照意识快乐或不快乐的感觉来衡量生命是有价值、还是无价值。你还能想出比这更出色的对虚荣心的滥用吗？这的确只是一种手段：——同理，舒适感和非舒适感也只不过是手段！

那么，价值依照什么标准来衡量自身呢？仅仅依照提高了的和组织好了的权力的份额多少。

〈694〉

各按一个力寻到的对抗力（力的目的是要制服对抗力）的情形，由此引起的失败和厄运的标准也必然提高。因为，只要一个力失去了对抗力，任何行动都必然成为痛苦的一部分。痛苦只起刺激生命的作用，并且使权力意志得到强化！

〈696〉

意志的满足不是快乐的原因（我要特别批判这种极端肤浅的理论，——因为它用心理学的方式胡乱编造后来的事情——）；而是意志要向前进，并且始终主宰阻碍其前进的障碍。快乐感就是意志的不满，就是意志倘若遇不到对手和反抗，就不会相应取得满足感。——"幸福的人"：这是群畜的理想。

〈697〉

我们欲望的不满，这是正常的。譬如，对饥饿、性欲、运动欲不满，这本身根本没有什么低调的东西；甚至可以说，不满会激励生命感，就像微小的痛感刺激产生的每个节奏感都会加强某些连悲观主义都想向我们兜售的东西。这种不满乃是生命的特效兴奋剂，而无损于生命。

（也许人们会把整个快乐感都说成是微小痛苦刺激的节奏）。

〈711〉

"价值"观行不通的地方：——

在认为人类劳动总过程得不到重视的地方，因为根本没有总过程这一说（总过程被认为是体系）；

在认为没有小的"总体"的地方；在认为人的生命的一切贬值、目的的一切贬值都不可能出现的地方（因为那是针对某种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而言的）；

在认为"意识的增殖"不是目的，目的乃是提高权力的地方。因为，意识的功利性乃是权力提高的结果；对待快乐与痛苦的态度也是如此。

在认为人们得不到制造最高价值标准的手段的地方（也就是说，假如意识本身仅仅是手段，人们就达不到像快乐、痛苦那样的意识状态——）；

在认为世界根本不是有机体，而是一团混乱的地方，也就是认为"精神性"的发展只不过是达到组织形成相对稳定期的手段的地方；

在认为，就存在的总体而言，一切"合意性"都无任何意义的地方。

〈669〉

"痛苦"和"快乐"乃是可以想见的、最愚蠢的判断表现方式。这当然不是说，由于苦乐而躁动不安的判断都一定是愚蠢的。排除一切论证和逻辑性，把肯定与否定简化为热切的拥有、或排斥意愿，这乃是命令式的简略，不过，它们的功利性是无可否否认的，这指的是快乐和痛苦。它们起源于智慧的中部；它们的前提乃是无限加速的知觉、规划、协调、补充、推论。快乐和痛苦始终是推论现象，而非"原因"。

确定据说是激起痛苦和快乐的现象，这取决于权力的程度。也就是，遇到危险，需要进行迅即防卫的微量权力的程度，这种权力在意识到更大的权力充盈时，可以拥有作为结果出现的快感刺激，也就是快乐感。

一切快乐感和痛苦感就已经把总功利性、总有害性的权衡当作前提了。也就是一种范围，在那里，出现了目的（状态）的意愿和相应的手段的选择。快乐和痛苦永远不可能成为“最初的事实”。

快乐感和痛苦感乃是意志的反动（欲望），智慧的中心通过这种反动把某此已出现的变化价值确定为总价值，同时当成反的作用的先导。

〈708〉

谈谈“生成”的价值。——假如世界的运动真有目的，那么想必是可以达到的。但唯一的基本事实告诉我们，这个运动根本没有目的。而任何使这种目的成为必然的哲学和科学假说（譬如，机械论）都在这一基本事实面前栽了跟头。

我试图寻求一种使这一事实合理化的世界方案。生成，应予澄清，不可绕开这种最终的意图。因为，生成要理直气壮，每时每刻无所不在（或者说，它不会贬值，因为一切现象都可归结为一点）；为将来某事着想，而为现今的事物辩解，这是不允许的；或者，为了今天的事物，而为过去的辩解，也是不允许的。“必然性”不是专擅统治的总权力，也不是第一推动力；更不是出于制约有价值之物的需要而说的必然。为此，就要否定生成的总意识即“上帝”，以免使现象受到同感共知而毫无欲望的人的观点的影响。因为，“上帝”是无用的，假如他无所企求的话；另一方面，这也就设定了对快乐和非逻辑的概括，也许会贬低“生成”的总价值。幸而没有这样一种要求概括的权力（——一位受苦受难、高瞻远瞩的上帝即“总意识”和“宇宙精神”，也许是对存在提出的最大的责难）。

更确切地说，人们根本不应允许有任何存在物在场——因为，有了存在物，生成就失去了价值，并且马上成了无意义和多余。

因此，我们要问：存在物的幻想是怎么产生的；

同理：以假说（即有存在物）为基础的一切价值判断都是无效的。

不过，人们就此认识到这种存在物假说乃是一切谤世说的来源（——“更善良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彼岸的世界”，“自在之物”）。

1. 生成，没有目的；生成，渗入“存在”。

2. 生成，没有存在状态；存在的世界或许是假像。3. 生成，任何时候都是等值的。因为，生成的总额恒定不变；换句话说：生成根本无价值，原因在于无法衡量，在于缺少与“价值”一词的意义有关的内容。世界的总价值不会贬值，所以，哲学上的悲观主义属于宇宙事物。

〈715〉

“价值”观，就生成内部生命相对期限的综合产物而言，也就是保存和提高的条件。

没有永久的、最终的统一性，没有原子，没有单子。因为，这里的“存在物”乃是我们（出于实际的、有益的、远景式的原因）植人的。

“统治的产物”：统治的范围不断增大，或根据环境的好坏（营养——）而周期性的升降。

“价值”，从本质上说，也就是这种统治中心升降观（总而言之，“数量众多”；不过，生成的自然界根本就没有什么“统一性”）。

“生成”用不着语言这种表达手段。因为，它属于我们的不可取代的保存之需，也就是始终设定一个更加粗糙的“滞留物”、“物”等的世界之需。我们可以相对地谈到原子和单子。的确，最小的世界，从期限来说则是无限长久的世界……没有意志，因为有个关于意志经常增减或失去权力的临时协议。

〈701〉

“就总量来说，痛苦的总量超过了快乐的总量。因此，世界的非存在超过世界的存在”——“世界是非理性的东西，因为它对感觉的主体造成的痛苦多于快乐”——同样的空话，它今天自称悲观主义！

快乐和痛苦是次要的，不是原因；它们乃是二流的价值判判，主要派生自统治价值——以感觉的形式来表现“利害关系”，因而是短暂的和附带的。因为，在任何“利害关系”那里都要问上几百次为什么。

我看不起这种敏感的悲观主义，因为，它是生命贫乏的深刻表现。

〈344〉

不认识自身：理想主义者的明智所在。理想主义者：因为，这是有理由对自身暧昧的人，他明智到足以对己采取暧昧的态度。

〈252〉

基督教毁灭了像巴斯噶这样的人，人们可不要輕易就原谅它干的这桩蠢事。人们绝不可放松对它的斗争，因为它蓄意毁灭了这个最坚强和最高贵的灵魂。只要这种恶行不改，绝不可媾和。因为，基督教编造人的理想即对人提出的要求，就是关于人的问题的肯定与否定。基督教留下了一整套荒诞不经的寓言、拼凑的概念和神学，同我们毫不相干；它们说不定还要更加荒诞不经，可我们倒不一定介意。但是，我们要同那种理想斗争，因为它要以其病态的美貌和女性的诱惑，以其隐蔽诽谤者的巧言令色来说服一切厌倦怯懦和贪图虚荣的灵魂——最强者也有疏忽的时候——，仿佛一切在这种状态下显得最有用和最合意的东西（如信任、无顾虑、无要求、忍耐、博爱、忠于上帝、忘我等等）也就是最有用和最合意的东西了；仿佛灵魂，这个渺小而无稽的怪胎，道德的平庸动物和羊群般的人，不仅优越于更强壮、更恶毒、更如饥似渴、更放肆、更奢侈因而历尽坎坷的人，而且，仿佛正是他们才把理想、目的、标准、最高的合意性给予了一般人似的。过去，树立这种理想乃是人受到的最不祥的诱惑。因为，这种理想威胁人健壮的特殊地位和幸运状态，权力意志和要求全人类上升的意志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前进的。没落，它要用理想的价值彻底审核高等人的增长，因为高等人自愿忍受危机四伏的生活，以便适应更高的要求 and 任务（用经济学的话说：企业家的支出同失败的机率成正比）。我们要战胜基督教的以下各点：它摧毁强者；它挫折强者的锐气；它利用了强者的失利和懈怠，也就是把强者引以为自豪的安全感一变而为动荡和良心危机；它善于毒化高贵的本能，直至本能之力和权力意志败阵，掉头反对自身为止——直至强者由于滥用自我鄙视和自我虐待而灭亡，众所周知的巴斯噶的悲惨结局。

〈304〉

谈谈道德家的理想。——这篇论文论述的是道德的伟大政治。我们给那些有责任学习的人选定了这篇文章，不是说人们怎样变得有道德，而是说人们怎样使人具有道德——也就是人们怎样使道德达到统治地位。我甚至想证明，人们一心只为道德谋求统治地位，此外再无别的想法；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放弃变成有道德的人的想法。牺牲巨大，但为此牺牲也许是值得的。甚至更惨重的牺牲！……若干最知名的道德家冒过很大的风险。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认识，并且预言了该文破天荒第一次教诲的真理：人们只能通过与取得统治地位一样的手段来达到道德的统治，但不管怎样也不是用道德的方法就是了……

如前所述，本论文讲的是道德的政治：因为，它设定了一个该政治的理想，它按照对这种政治的想像来描述这种政治，假如世界上真有什么完美事物的话。现在，每个哲学家都不怀疑变成了政治完美类型的那种东西了；也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但这个主义，也就是单纯、无杂质、粗犷、新鲜、全力以赴、无限扩张，这乃是超人的、神性的、超验的，人是无法企及的，充其量沾点边儿而已。即便在这种更狭隘类型的政治即道德政治中，理想似乎也是无法企及的。即便是柏拉图，也只不过沾了点理想的边而已。假如人们有洞察隐蔽事物的能力，那么人们就会在无拘无束和自觉自愿的道德家（道德政治家——送给新道德暴力创立人的称谓）身上发现了连他们也有对人的软弱表示敬意的痕迹。他们一伙人至少在疲倦的时候也为了自身利益而追求道德：这是头等在错，每个道德家都概莫能外——也就是说，他们是行为的非道德家。至于他们未能以后者的面貌出现，这是另外的问题。或者，毋宁说，并非另外的问题。因为，这种原则的自我否定（道德用语：颠倒是非）同属道德家及其义务说教的准则：因为，要是没有自我否定，道德家永世不会达到自身的完美类型。摆脱道德，也就是脱离真理，为了那个抵偿一切的牺牲的目的，也就是为了道德统治——准则这样说。道德家需要道德的仪式，也需要真理的姿态；只有道德家对道德让步之时，在他们失去了对道德的控制之时，变为真实之时，道德家们才开始犯错误。另外，伟大的道德家也必然是出色的表演家；危险在于，他们颠倒是非的习惯不知不觉地成了自然，就像用神性方式鉴别存在和活动乃是道德家的理想一样；他从善者的角度所做的一切都是勉为其难的——一种高尚的、遥远的、胃口极大的理想！神性的理想！其实，根据传闻，道德家所效法的榜样没有比上帝更渺小的了。因为，上帝乃是最大的非道德家，不过，他善于保持本来的身份——善良的上帝……

〈305〉

单靠道德本身，无法建起道德统治的大厦；靠道德本身，就会放弃权力，丧失权力意志。

〈566〉

"真实的世界"，不管人们以前如何设想——仍旧是表面的世界。

〈542〉

假如生命的性格是虚假的——这种可能是有的——，那么真理，我们的所有真理又当是什么呢？.....不是丧心病狂的伪上作伪吗？不是虚假之物的更高的乘方吗？.....

〈 9 4 9 〉

人们把自己的生命、健康、荣誉孤注一掷，这乃是高傲和盛气凌人意志的结果。因为，不是由于对人之爱，而是由于一切严重的危险都在向我们挑战，试试我们对自己的力量和勇气好奇的程度。

〈 1 0 2 2 〉

由于我们心里始终充盈着有增无减的力和紧张局面造成的压力，就会产生山雨欲来的状态。像我们这样的天性就会变得阴沉。这同样是"悲观主义".....它是结束上述状态的学说，因为它会发出命令：重估一切价值。借以指明蓄积力的出路，以致这些力爆发出电闪雷鸣，化为行动——根本用不着什么幸福说。因为，重估一切价值就会拨动迄今苦于憋闷和闭塞之力，它就会带来幸福。

〈 8 5 8 〉

与你身份相称的权力的份额，决定着等级的高下；剩下的都是孬种。

〈 1 0 4 7 〉

性别、统治欲、对文饰和欺骗的欲望，对生命及其典型状态感激涕零——大体同异教的崇拜有关，并且具有内向的心安理得。——非自然（早在古希腊文化中）就已经以道德、辩证法的面目向异教宣了战。

〈 5 7 0 〉

假如人们是哲学家，正如人们过去一直都是哲学家一样，那么人们就没有观察过去事物的眼光了，也就是没有观察未来事物的眼光了——人们满目所见只有存在物。但由于根本就没有什么存在物，所以剩给哲学家的就只有他的"世界"假想物了。

〈 8 6 8 〉

未来欧洲人的总外观：顶顶聪明睿智的奴隶动物，忙忙碌碌，质朴谦虚，有点放肆的好奇心，为数众多，弱不经风，意志薄弱——宇宙政治般的混乱激情和聪明才智。由此怎么能产生更强大的美呢？产生具有古典审美的美呢？古典审美：也就是要简化、强化、幸福可见性、恐怖意志，也就是要裸露的勇气（——简化即是要强化的意志的结果；使幸福即裸露变为可见，这是要恐怖的意志的结果.....）。为了从混乱状态奋力达到这种形态——这需要抉择：因为，人们必须有所选择，要么毁灭，要么成功。统治种族只可能由恐怖和强制的开端产生。问题在于，20世纪的野蛮人在哪里？显然，只有在社会主义种种严重危机过后，他们才会崭露头角和自我巩固——必须是对己严酷无情之属，也就是有能力至死坚持意志的分子。

〈 6 9 0 〉

人们无法在研究发展的途中重新战到全部发展的原因；人们不要希望它是"正在生成中的"，更不要认为是生成的....."权力意志"是变不出来的。

〈 1 0 0 4 〉

观察，就会获得一定的高度和鸟瞰图，假如人们明白了一切本应有的东西也有实际行动的话。因为任何"不完美性"和对不完美的忍受都属于最高级的合意性。

〈 9 7 1 〉

人，作为命运的人，因为负载自身，所以也就承载命运。人是典型的、英雄式的搬运夫：啊！人多么希望有一天好好伏息一下啊！人多么渴望有颗坚定的心脏和不屈的颈项，以便从重压之下获得瞬息的解脱啊！但渴望是徒劳的！.....人等待着；他们坐视一切来去匆匆的过客：然而，连那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容忍和激情的人都没有。他们得不到满足，谁也不知道他们还要等到何时.....久而久之，他们必然学会头等重要的生活经验：不再等待；接着学会了第二条经验：友好相处、举止谦和，即刻开始息事宁人——简言之，他们要做到前无古人般的容忍。

〈 3 5 6 〉

谦虚、勤奋、和善、中庸：你们就是这样希望于人的吗？善良的人？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理想的奴隶，未来的奴隶。

〈 3 5 8 a 〉

理想的奴隶（"善良的人"）。——凡不能设定自身为"目的"，且根本无法从自身出发来设定目的的人，

就会赋予非我化道德以荣誉——本能地。他的聪明，他的经验，他的虚荣，这一切都劝说他非我化。同时，信仰也只不过是而非我化而已。